

天虛我生著

栩園游戲文集

中華圖書館印行



A541 212 0019 0130B

栩園遊戲文集目錄

●鄧都城自治會議決興革事宜案

一

●不倒翁傳

六

●林文烟傳

七

●鈍根先生傳

一〇

●阿翩小傳

一一

●雪美人傳

一五

●郭先生傳

一九

●吃醋考考

二二

●虎子傳

二三

-
- ◎雪姑傳 二五
 - ◎麵生傳 二八
 - ◎憶奴小傳 三一
 - ◎武進士傳 三六
 - ◎元緒公傳 三九
 - ◎無腸公子傳 四一
 - ◎錦衣公子說 四四
 - ◎冬烘先生壽域銘并序 四六
 - ◎戲題顧影憐小影後致徐哲身 四八
 - ◎東林戲爲陳蝶仙徐哲身解紛 五〇
 - ◎憐香小劫 五一

◎擬上陸文琴女士書

五八

◎擬枉死城議會議員上酆都縣知事兼執法長書

六二

◎東廚司命令各屬文

六六

◎討黃鼠狼檄

六八

◎新瑜伽談口

六九

◎壽頭麻子壽序

七二

◎擬織女致牽牛書

七五

◎代牛郎答織女書

七六

◎祭虞美人書

七七

◎擬靈鵲訴冤狀

七八

◎擬請示笞刑查驗手續詳文

八〇

- ◎ 戲擬彷行酒類公賣策 八〇
◎ 戲擬山神土地詳覆省城隍司文 八四
◎ 獨家村之痛史 八五
◎ 擬推廣救國儲金策 八九
◎ 滑稽新聞之一 九二
◎ 戲擬印花土改良銷售法 九三
◎ 說諧文 九五
◎ 擬地府推廣警察令 九七
◎ 儉德會簡章別解 九九
◎ 新四書 一〇二
◎ 飛行記 一〇七

- ◎ 戲爲黃包車夫擬造四年度預算表冊 一一二
◎ 戲擬財神娘娘聲明書 一一三
◎ 戲擬河塗縣判決竊賊案 一一三
◎ 擬訂倡妓隨從制服規則 一二六
◎ 代朱淑真控白香詞譜狀 一二九

物園遊戲文集 目錄



六

栩園游戲文集

天虛我生著

酆都城自治會議決興革事宜案（民國元年作）

查地府沿襲舊制。一切設施似專爲補助陽世司法機關而設。別無行政事項可言。以致日漸貧困。逾趨黑暗。向來司法官俸及監獄費均由陽世輸送。冥鑑以資支出。近來神權喪失。迷信漸除。此項收入已不足恃。而絡繹送入陰司之鬼。如鴉片鬼。餓鬼。窮鬼。倒運鬼。冒失鬼等。日見增加。枉死城中。幾於容不勝容。司法經費將從何出。若不亟圖補救。實有鬼滿之患。爰擬仿照陽世興辦實利。革除弊害。爲圖鬼國永固之基。不避鬼計多端之誚。此本議案提出之理由也。現經多數鬼議員表決。議定辦法十條如左。

一、地府亟應設立警察。以資預防危害。保全安寧。查有惡狗村。諸狗向能辨察異言。異服站崗。守夜尤具勤能。堪以充派黃泉路上警察之用。庶免另

籌餉給設所教練之煩其警署長及分署長警官警長等卽以該狗之大
小量予任用所需服裝得取剝衣亭剝存衣服充用

二、黃泉路上應設火車直達陰陽界以利交通查有火廊柱堪以改作烟囱
汽管之用轉輪王殿下舊存輪軸堪以改作車輪卽就六道輪廻數設軌
道庶省工料而期速成鐵路總理公推第十殿所屬推輪小鬼充任

三、血污池腥穢狼藉有礙衛生應將油鍋地獄所存鍋內熟油送付鐵路總
理以備鬆繕車輛正用騰出空鍋卽將血污池所有血液運入鍋內熬煉
發往陽世充作自來血補劑出售收入資金卽歸地府公用池內旣經乾
涸得取石壓地獄所存石塊填築馬路並將奈河橋一律填改車路以便
通行

四、地府所有陰兵類多缺額並多鬼頭魂腦專工鬼混殊不足以保衛地方

查陽世有民團之設。用意至善。地府亟應仿設鬼團。以資守望。查有大頭鬼堪充鬼團局長。應卽招募小鬼成立鬼團。需用軍械得就刀山劍樹取用。以望鄉臺爲斥堠之處。俾便眺遠而資防守。

五、地獄所有刀鋸磨碓。向來專備處置刑事鬼犯之用。似此嚴刑酷律。殊非黑暗世界所應有。亟應保持鬼道主義。化無用爲有用。悉數查明器械存數。籌設鋸板公司及麵粉廠打米廠等。以資振興工業。庶將來編造統計。亦足以增鬼國之光榮。其獄內所存肉片。肉醬。肉粉等類。一律發賑餓鬼。地獄并令油鍋獄卒往爲治庖。將鋼叉獄所有鋼叉分給應用。以供大餐。該餓鬼等卽飭充補陰兵。

六、枉死城所有鬼犯。淮照陽世現行刑律分別折贖。收入鑑銀。卽充各工廠基本金。所有贖釋鬼犯。查照陽世提法司所定保護院章程第一條辦法。

防於社會上有危害之虞。一律收入各工廠習藝。以三年爲滿。如至期滿。認爲性質未改者。仍得依據保護院章程第九條規定。轉期延長之。至於死而爲靈。而後止。城內鬼犯既經贖釋淨盡。卽得拆毀城垣。將所有磚石。用競賣法賣却。買入鐵路股票。作爲鬼地方公產。

七、地府應設學堂。以資造就鬼材。惟聘用教員需費不資。查有石壓地獄誤人子弟之塾師。堪以取締勒令熟讀新教科書及法律經濟辭典等書。派充高中小學及法政教員。應給薪水。在冥洋不敷周轉時。得仿陽世官俸。搭放公債票。例以僧道諷念不足數之經佛等券。搭放至鬼國萬年債。完兌現。

八、孽鏡臺功用。查與愛克司透物鏡相類。堪於該處設立醫院。其醫生卽派催命鬼充之。看護婦卽派孟婆。孟婆充之。應用手術時。得調遣穿腸剖

肚。獄。卒。施。行。解。剖。以。資。熟。手。

九。拔舌地獄制度不良。適足以造成無數空口狂言之妄誕。鬼本應廢革。查
陽世金華地方所產醃臘豬舌。每十數條。值洋一元。處州地方。晏客尤推。
尊品價值倍之。當此地方公款支絀。自應仍舊設立。拔存鬼舌。按月出運。
該處銷售所有拔去舌根之鬼。除擇尤另備任用外。餘均發往陽世。充作。
議院議員俾免無端饒舌。以致空談誤國。其剝皮地獄所有剝存皮張。亦
卽發往上海。溫州等處銷售。其曾經剝去皮張之鬼。發往陽世。充任官吏。
俾知切膚之痛。不致剝削人民脂膏。各貨出運。由鬼門關驗明報數備查。
一律免稅放行。

十。地府應設公報一種。以通消息。並作言論機關。設立地點。以陰陽界爲宜。
訪事員卽派活無常死無常充任。排字人以摸壁鬼充之。取其手勢純熟。

另於拔舌地獄。選其舌根拔盡。能說空話之促狹鬼。聘爲記者。其報章體例。則不拘一格。應任記者自由。但創設之始。尤非確有經鍊者不辦。查陽世華報設立最早者。爲申報。現附自由談體例。尤合本報宗旨。擬聘該記者。前來令入拔舌地獄。拔去鈍根。俾任斯席。以資熟手。

不倒翁傳（民國二年作）

翁壽不知其幾何年識者。謂其半身已入泥團。必不久於人世。而翁則頗矍鑠。晏會之場。翁必上踞高坐。笑容可掬。喜勸人飲。苟弗飲者。翁必屈尊與行鞠躬禮。軀幹短而且胖。顱額之態。足引人笑。惟翁無一杯量。但近檯俎。得聞酒香。卽頽然而醉。坐立不寧矣。腹便便然。如有城府。與人接席。恒笑而不言。按其實。胸中殊無一物。人有稱之爲空心大老官者。翁亦笑而領之一。團和氣。任人撥弄。且染前清官氣。甚深居恆則龐然自大。若奉指揮。則卽脣肩詔。

笑僕僕而爲叩頭蟲之形狀矣特翁亦頗具獨立精神抱有顛撲不破之唯一宗旨。初次革命事起翁方踞高位而徘徊四顧人告之曰滿清政府已推倒矣翁殆不免於倒翁曰否吾能獨立豈復能推倒我哉已而果然人皆服翁之健二次革命事起翁亦首先宣布獨立爲諸人倡已而北軍南下諸人皆望風而倒一蹶不起惟翁則起倒自如始終未嘗一蹶故人稱而頌之曰不倒翁

林文烟傳

賈怡紅謂女兒之身乃是水做凡讀石頭記者莫不笑痴公子之比擬過甚然以此語移贈林文烟女士實爲至切女士乃支那產住流梨地所居之室蓋以水晶構成冰清玉潔雅稱其身室前垂白幕幕外繁花如繡中有噴水之臺飛泉一縷自百花中沁出女士恒以玻璃盞承取花露爲飲故其竟體

芬芳雖漢宮。合德莫與京也。脂粉叢中推爲巨擘。無論男女。凡與握手。莫不傾倒。女士亦復灑落自如。平時固守金人之箴。但使笑口一開。則語香噴人。詞源如倒流。峽水滔滔不斷。不罄其胸中所有。雖夜深亦不睡。時或一睡。則衣衾枕席沾惹芳澤。留香輒三日不散。於是艷名四播。到處歡迎。手帕交幾。徧天下五陵年少。苟見女士。必先傾蓋。以一通聲氣爲幸。其名貴可想。惟女士爲粵東產。久沾歐化。與墨西哥洋員有密切關係。非有洋員介紹。雖帝后之尊。不能欽召。而至苟得洋員介紹。則雖媚優之賤。亦與脫帽爲禮。故人有疑。女士殆亦所謂楊花水性者也。然按其實。寶抱冰心。不容羼入一點污濁。若或犯之。則立變色。嘗語人曰。妾心有如井水。使我靈魂不離軀壳。則終身殆無橫陳。一日其高潔有如此。女士亦擅岐黃人有小疾。一經纖手按摩。則卽不藥而瘳。由是林文烟之名益噪。姊妹效顰輒亦加意熏沐。冒爲女士。

裝束以供社會上憐香俊侶之求。惟其雙妹雅不屑冒阿姊之名，遂乃獨樹一幟。且攝雙影懸之國門，玲瓏嬌小流麗，端莊較之，乃姊不少遜也。且告人曰：吾姊雖名貴而身之所歸，一惟墨西哥洋員之指揮。是聽辱我國體薄我同胞，恥孰甚焉？今吾雙妹發大誓願，願貶身價以補吾姊之過。此語一出，聞者歡然，爭先趨問，應以何者爲聘。雙妹同聲曰：吾人嘗讀商務書館之國文教科書矣，中有句云：我是大清人，我愛大清國。故吾雙妹雅不必有墨西哥洋員介紹，亦不必有大清國大員之介紹，但得一二小員以禮致聘，則我雙妹必當連袂而至枕畔。橫陳掌中，顛倒一任君意可耳。於是舉國若狂，爭先致聘。中國之大，幾於無地無雙美之足跡焉！別有一妹，亦粵產也，好爲西方美人之妝，故稱西妹。惟香名不如雙妹之著，聲價乃較雙妹爲低。自此三妹出現於世，林文烟之年齡亦且老矣。而驕貴如故，向之歡迎林文烟者，今一

變而十九。歡迎雙妹矣。林文烟乃亦倚老賣老。睥睨一切。指而斥之曰。雙妹西妹皆賤貨耳。烏足與我林文烟同日語哉。乃囑天虛我生。爲之傳以待太史公之評。斷云。

鈍根先生傳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里居。若或詢之。則訥訥不能出諸口。蓋其舌根鈍也。先生與人脫帽爲禮。露其圓光之項。則如牛山之濯濯焉。時尚燕尾鬚。翹然可喜。而先生則歛下唇邊。盡爲不毛之地。蓋其髮根。髭根。無一不鈍。故不能貫革而出。或謂以山芋磨擦龜背。輒生綠毛。先生無髮厥貌。不揚。先生無鬚厥狀。不偉。曷以山芋磨之。擦之。則綠毛叢生。亦奇相也。先生從之試之。多日。仍無一根之毛出現。亦可謂鈍之至矣。先生幼時讀書。先生之先生授以句讀。先生輒若充耳無聞。先生之先生。乃耳提面命之。曰。此葺葺之耳。

根。又。何。其。鈍。也。於。是。遂。以。鈍。根。之。嘉。名。錫。之。先。生。比。及。成。年。知。慕。少。艾。惟。情。
根。太。鈍。往。往。不。利。乃。膺。相。思。之。疾。蘊。而。未。發。醫。者。謂。一。日。疾。發。則。必。無。幸。然。
歷。今。數。十。年。猶。未。發。也。蓋。其。病。根。亦。鈍。耳。先。生。既。授。室。閨。房。樂。事。固。有。甚。於。
畫。眉。者。但。結。禱。至。今。未。聞。有。呱。呱。者。墮。地。人。或。疑。之。詢。之。先。生。之。夫。人。夫。人。
笑。而。不。言。有。知。之。者。因。以。告。余。蓋。其。命。根。之。根。亦。鈍。而。又。鈍。云。(拜花按鈍。
根。得。此。一。傳。卽。以。函。答。之。曰。鈍。根。之。根。鈍。至。於。此。不。亦。天。虛。我。生。耶。可。爲。絕。
倒)

阿翩小傳(民國元年作)

阿翩。曩。爲。西。印。度。土。人。工。於。媚。術。能。迷。惑。人。苟。親。之。者。則。沈。縊。其。終。身。至。忘。
日。暮。而。如。醉。生。夢。死。弗。可。救。藥。故。其。國。懸。爲。厲。禁。有。試。嘗。一。鬢。者。殺。無。赦。以。
阿。翩。終。爲。禍。水。乃。擬。爲。流。刑。而。流。入。於。中。國。阿。翩。雖。黑。奴。之。產。顏。色。無。足。取。

而其一種綢繆之愛情直覺膠漆不可爲喻眷之者居以象牙之房貯以黃金之屋燃蓮燈以照影絮語喁喁欹珊枕以調歡春情脈脈而阿翩輕盈之體尤能爲掌上之舞明珠入握則炙手可熱芳蘭競體直無魂可銷蓋其溫柔之態圓熟之情足使人終老是鄉而不復有富貴神仙之想也且阿翩尤善於周旋凡賓客過從亦必巧爲酬酢橫陳一榻設爲無遮之會與人行歐西接吻之禮恬然弗以爲怪其吹氣如蘭直欲醉人心魄二三少年感主人之情重則忝附於蕭史吹簫之列亦飄飄乎欲仙大婦雖妬而惑其趨奉之慇則亦衾裯與共無復間言阿翩或弗至則必量金致聘因而聲價愈高纏頭有時告盡相思輒覺難灰張西施之網而墮歡難拾開北海之樽而熱念愈張誠有阿翩不至無以聊生之概則有文園病渴竭針砭而難醫禪榻薰香攬芙蓉而益瘦其爲阿翩而死者蓋已不知凡幾人矣時當有清末葉士

大夫競以徵逐爲豪賓從晏會若無阿翩在座直覺無以爲歡於是銀床駢列寶枕相聯倒履之客莫不嗚嗚而吹洞簫橫陳之軀惟見喘喘以嘗異味蓋當其時卷十里之珠簾展千家之瑤席何在而非阿翩者行雲之臺矣馴至鶼班或誤匪眷戀於香衾鮫帳不垂尙沈迷於巫峽鷄人旣唱蟲夢猶酣庭燎之光直不敵暗室一燈之堪戀而於是朝庭亦知阿翩之爲祟下嚴令以搜捕無如眷之者直與相依爲命固不可須臾離也雖或被逮幽禁囹圄而此心耿耿實無時不念阿翩旣受相思之苦則不禁涕淚交頤甘爲情死而或者仗黃金之力得通關節雖不獲見阿翩之面但得紅豆幾顆或明珠十粒凡經阿翩之手澤得沾其遺香膾粉之氣亦足以解相如之渴苟其財力較厚聲息較通則雖戀阿翩亦得仰邀翼覆依然優游於黑甜極樂之鄉乃有目阿翩爲織女之化身者謂親之可以大富貴亦壽考彼癡兒女不待

愛情之成熟。遂欲一口水而吞之者未有不魂銷腸斷而死。於是調阿翩者益賴其手段之靈活。知不可以焦急從事也。而阿翩之名貴亦因之愈著。中華光復。民國成立。一般尚武之健兒。莫不執檣槍而起於田間。聞眷於阿翩者。都習槍術。徵之弗起。募之弗應。比及往謁。則海紅帳下。虛白室中。類皆如蟲兒般蠢蠢以取樂也。乃大恚。宣於衆曰。吾儕拚頸血。擲頭顱。衝冒於槍烟彈霧之中。而彼輩乃高枕無憂。極享其雲夢荒唐之樂。母亦苦樂不均之甚哉。乃重申厲禁勒限以絕阿翩。否則以手銃饗之。而一般戀阿翩者。終不改其生同衾死同穴之誓願。或爲藏庇。或爲包瞞。夜深人淨。輒復引之枕畔。以極盡其綢繆。然而偵探四出。直窺伺於衾影之間。因而賈禍者。實繁有徒。而得孔方兄爲之魯仲連者。亦復不少。俄而期限屆至。阿翩亦幾無藏身之地。則不得不韜聲匿跡。托庇於夙所親暱之家。以聊娛其桑榆之景。於時邏騎

森嚴一般知幾者已不敢復近阿彌。惟溺愛至於深入骨髓之徒則猶覺一日不可無此君也。特自保守秘密以爲此身亦將老於是鄉矣。庸知舍德之香能傳徧體。司空之見最易關心。夜半敲門竟破紗厨而直入。日中爲市。遂敲破鼓以宣刑。民國元年十二月三十日。槍聲雷鳴。枕藉而死者不知幾人。宣示罪狀。則皆爲戀阿彌之徒。特阿彌以中國無治外法權之故。仍安然而無恙也。故其縱跡至今。猶未絕於中國外史氏曰。嗟乎。阿彌之禍人。直有加於酙毒。然而爲中國之禍者。豈獨一阿彌已哉。彼之族人。如莫非亞。如派力得。如薛卞者。且乘間而承其敝。不知世之戀之者。亦有鑒夫。阿彌而知所警否。

雪美人傳

美人姓膝氏。其先人以字行。行六。人稱之曰膝。六年時喪偶東谷之黃冠。名

嚴四者爲之執柯。娶孤女而生美人。（演用牛僧孺幽怪錄事）美人誕於冬至前三十日。維時天女散花，纈紛滿室。白鳳落其羽毛，玉龍墮其鱗甲。珠璣之屑撒滿堦除。瓊瑤之光照耀庭戶。人莫不以爲祥瑞之徵。比及成人，則胸懷透亮，高潔不可爲儻。而容光照人，雖玉之瑩珠之潤，不足以方其萬一也。惟天性冷僻，常默默寡言笑，喜爲縞素之妝。亭亭玉立，實有一塵不染之概。舍甘后宮中之玉人外，無能彷彿似之。其顏色尤嬌嫩，非惟吹彈不得，卽偶呵之亦必盈盈欲泣。蓋其孤高娟潔之性，實天賦之也。其姊曰阿青，尤爲嬌弱。惟夜深之際，凝妝而出。迨夫日上三竿，轉復避入，至無踪跡。故美人之称於世者，較阿姊爲著。人或以其輕盈之態，擬爲風前之絮。是蓋不知美人之潔操耳。旣長，擬字冬郎。而冬郎之父，乃一冬烘先生。初欲爲冬郎聘江氏，采蘋爲之室。旣而值知業爲宮中所選，稱爲梅妃。知禁鬢不可復得，且知梅

妃之色猶遜三分於美人乃倩膝氏之契友號異二者爲冰上人（異二司
風見幽怪錄）聘美人爲兒婦焉美人旣歸冬郎而一種冷僻之性曾不少
改偶爾溫存輒復羞潮暈熱汗涔涔然滲其肢體竊以冬郎烈中於少艾爲
苦時勸冬郎讀書而已則甘伴梅花寒同不睡冬郎愛其顏色之皎嘗笑謂
之曰卿之容光直勝照乘之珠映我讀書雖太乙青藜弗足喻其美滿世美
人則以冷笑對之冬郎曰嗟乎如卿者殆所謂鐵石人歟然而鐵石黝然而
無光也石者蠢然而無靈也卿固聰明人安所願而居於鐵石人之列豈世
所謂可玩而不可狎者其惟卿乎美人於是含睇淺笑廻剪水之眸展如花
之靨以表其親愛之情然終不肯爲投懷之玉燕以就其撫惜也美人時多
病苦患熱天寒縞袂絕弗自憐輒喜風露中獨立而冬烘先生時復慇懃
慰問美人惡其頭腦之可憎每一近之益覺焦灼至不可耐遂不復近冬烘

先生冬烘先生乃憤然對於人曰有媿若此是犯六出之條矣人皆以美人爲孤潔性成不足爲怪先生乃貶之於白玉堂病乃益劇冬郎固愛美人憐惜備至日者朝暾滿窗室內寒暖計驟升薰籠旣撤而溫度弗減美人苦熱至不能勝乃與冬郎含情相對自謂不久人世僂傍之際直以淚珠洗面而香汗如沃亦已滲透重襟冬郎乃爲之緩其約束陳其玉體使袒裼而臥覩此粉裝玉琢之軀憐愛至於無可如何乃效荀郎之所爲向中庭以取冷歸而熨之極盡溫存體貼之至誠而詎知陽臺夢醒則美人者已魂銷而骨化矣檢點衾裯不知是淚是血東坡居士聞而哀之爲之挽曰也知不作堅牢玉無奈能開頃刻花美人之年纔二十九耳冬郎旣雪安仁之涕遂冷高柔之心不復再娶第從藐姑乞得粉孩兒以爲其嗣葬美人於峩眉之巔外史氏曰彼神瑛侍者謂世間好女兒悉是水做吾向以爲痴兒之誕今觀美人之

化爲水則信然矣。然而世之清白女兒如雪美人者得幾人哉。

郭先生傳（民國二年作）

漢舊儀。武帝初置博士。擇學通行修者爲官吏。稱先生。中華光復以後。爰復漢制。而民國之有數人物。則尊之者稱姓。而不名。是蓋孔門所謂諱名不諱姓之禮也。革命偉人如某某二先生者。夫人皆知之矣。郭某之歷史。則惟女界同胞。知之特多。諱秘而不肯言。毋亦埋沒英雄之甚。當茲稽勳有典。采及輜軒外史。氏與有責焉。是不可不爲之傳。先生家世。殊不可考。或謂史記留侯世家。商山四皓。中角里先生之苗裔也。又或引楊萬里詩。有云吳中介士郭先生。卽其人也。然吾考之。蒲留仙集中。則知先生實產於簾津。其爲人極圓熟。具有大器。御人深得易旨。蓋剛柔並用。寬猛相濟者也。惟於表面觀之。殊蠢蠢然。身短小。類侏儒。然其頭角崢嶸。則又望而知爲幹材也。時有發起。

男女平權會者先生乃秉熱心挺身投效爲女界謀自由幸福雖犧牲其身磨頂放踵所弗惜也以故女界中之愛重先生直不啻陳安之愛將士（晉書劉曜載記隴上歌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而先生亦奉使維謹凡有指揮無不婉轉如意尤能屈節忍辱能人所不能使爲胯下之鑽盡甘生受若有面上之唾亦聽自乾其涵濡之雍度實灌輸於文明是以先生之名重於一時凡在女界莫不知有先生矣或則閉門而揖圖把握以爲歡或則掃徑相迎出醞酬而勸飲遂使先生之身沈溺於其間而無以自主身類匏瓜之繫強毛錐以處夔口若葫蘆之提請使君而入甕先生蓋不勝其煩矣顧猶鞠躬盡瘁一秉其教育之至誠以爲束胚之奉未常可以無誨於是先生之名乃益震民國成立一般女士要求參政權者創爲十年不與男子交接之議先生聞而喜曰此吾主張之目的可以

達矣。不於此日出頭，將埋沒其終身。乃竭力運動鑽營，而進誓甘化身于萬人。實居多數。得先生挺然而出，知足以謀自由幸福也。於是全體歡迎，而先生之勢力益膨脹，特不踰越乎？勢力範圍之外，是亦先生工於涵養者深矣。厥後諸女士力爭參政權，居然賴先生之力，得以堅持到底。未及十年，遂達目的。諸女士議爲先生鑄銅像，以表其功。或援馬伏波銅柱銘勳之例，以爲先生之貌不揚，抑且身材短小，殊不足以引起一般敬愛之心。於是採陰山之精，掬溫泉之水，取鑽隧之火，鍊爲銅柱，巍巍然立於鴻溝之界。俾後人瞻仰之者，皆得指而目之曰：此爲郭先生放大之模型。

吃醋考考（民國二年作）

客以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自由談載了青所作吃醋考就證於余。余笑曰。

此了青之自由談耳。非誠有所考也。余考國史補。任迪簡爲天德軍判官。軍謙後至。當飲罰酒。軍吏誤以醋酌。迪簡因軍使李景略嚴暴發之。則死者多矣。乃強飲之。吐血而歸。軍中聞者皆感泣。及景略卒。軍中請以爲主。後至易定節度使時。人呼爲呷醋節制。然此不過有呷醋事。而無關於閨闥也。或謂小妻惕於大婦之威。茹苦而不敢言。有類迪簡呷醋之狀。然亦牽附不足據爲信史。或舉博異記唐天寶中處士崔元微從石醋之請爲製朱旛。乞封家十八姨相庇一事。以吃醋爲乞醋之訛。則愈覺附會矣。以余考之。則本東坡調季常詩。忽聞河東獅子吼一語。按杜詩有云。河東女兒身姓柳。季常妻柳氏。性悍妬。季常每晏客。有麗妓。柳氏則以杖擊照壁大呼。客至爲散去。故東坡擬之爲獅子。而河東獅子吼之語。則借用傳燈錄也。後世遂以悍婦爲獅子。續文獻通考云。獅子日飲醋。醋各一升。故恒語云。你又要吃醋。醋。而醋字。

誤爲語助。遂相沿勿覺。致以吃醋二字爲名。詞接其實。則直以悍婦爲獅子耳。或引食譜云。醋能平肝散鬱氣。澤容色。欲使悍婦飲之。以剝其平。則又近似而實非。因答客問。筆之以質。了青無以名之。因讀吃醋考而有此考。因名之曰吃醋考考。

虎子傳

虎子不詳其姓氏。或引吳志凌統傳。謂統之二子皆稱虎子。又或引世說謝據字立道。亦稱虎子。皆非也。吾讀周禮天官註及西京雜記。乃知其出處。今爲之傳。要不必爲之少諱焉。其先世本亦守身如玉。仕於魏。與侍中郎蘇則相友善。得於禁。揔手相見。其名重可知。(演用魏志蘇則傳事)偶以冶游北里。曠所謂胭脂虎者。乃有胚胎而產虎子於窖中。虎子秉其母氏遺傳之性。穢而好蕩。惟生平不近婦人而喜就男子。故人每以兔目之。其形狀亦宛。

然兔也。貌美如冠玉。好飲酒。輒蹶人不得睡。時或脫帽露項灌醕。醒酬亦不覺其醉。時或縱體入懷。備極狎襲。而不以爲嫌。以故少年游子每出門必與俱。而唯恐人之見之爲弗雅。則製蓮花之橫韞。而藏之混雜於畫簾書囊之列。旁觀固弗辨其爲何物也。而虎子亦蜷伏於中。不以爲苦。但使背人而醉。以酒雖弗飯。弗餒也。惟其飲量殊弗逮於淳于髡。時或過量。若不使效陳仲子。出而哇之。則必忘形。弗覺席地而臥。若或轉輾反側。則狼藉不可收拾矣。莫媚人之術。亦至詭異。蓋能效野叟囁言中之李某。而以人人爲文素臣者。也。且戀所歡。幾不能與一夕相離。而又能問人夫婦之愛情。雖衾稠之密。韓帳之深。亦復潛身而入被底。牀頭人亦無如何。而能撞逐之者。厥惟垂髻之婢。與夫平頭之僕。既被撞逐。則傾其胸中積憤。嗾嗾罵人不休。必俟其人去後。乃夷俟於庭階之上。或徜徉於花樹之旁。一吸新鮮之空氣。以資衛生。人

見其質美而文且有儒酸之氣咄咄逼人以爲胸中必有物也而孰知乃爲酒徒惟當狂飲之際則聲琅琅然能誦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之詩比及明日宿酒既罄則便便之腹直空空如也某年月日爲悍婦所忿奮臂而入丈夫之室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虎子一聞獅子吼聲戰慄瑟縮伏於床下其時尙爲滿清時代而豚尾一條嶄然露於頭角之間婦乃提而摔之爲力至猛不爲朱雲之折檻竟效綠珠之墜樓嗚呼哀哉虎子乃粉身碎骨而死君子哀之謂其有餘臭焉外史氏曰老虎之兄厥名馬子而馬子以兼能博婦女歡且從其便而於男子則小不便焉故得克保其終身惟其穢史則更有甚於此故不傳馬子而傳虎子嗚呼虎子不爲瓦全而爲玉碎世有類於虎子者可借鑑矣

雪姑傳

雪姑曩爲虞大博家侍兒。後亡去。(見清異錄)爲木蘭之女奴。(見木蘭雜志)更名蒙貴。(見格物論)雪膚花貌柔婉至可人意。惟性情特異。具有神勇。目光作金色。炯炯如電。能於黑暗中辨物。身輕健如猿猱。履行屋脊。夷然無聲。若使爲賊。雖空空兒不足與爭也。顧生性不重黃白。物金珠羅前亦若無覩。蓋其衣食自足。固無事乎取不義也。生平疾視鼠竊之輩。苟爲所知。必窮搜嚴捕。執而殺之。不少宥。懼犯罪。則更毀屍食肉。以滅其跡。其舉動甚類劍俠。故人多以英雄目之。邑有女巫曰徐姥。謂其前身爲蕭良娣。唐時人也。(上見墨客揮犀下見舊唐書)而萬壽寺僧彬師。則謂其具有五德。爲佛之子孫。(見揮麈新談)詢之。雪姑唯唯否否。殊不自承。一日道經陝西莊浪驛。夜宿空室。(見續已篇)擁千狐集腋之裘而臥。此裘者。雪姑之彰身具也。冬則禦寒。夏能辟暑。不容蟻蝨。若於暗中拂拭。則發火星。(見酉陽雜俎)蓋至。

寶也。梁上君子久欲得而甘心，乃乘隙伏於暗陬，目灼灼以覩雪奴之舉動。徐聞鼾聲，呼呼知已深入睡鄉，乃蛇行而前，既至其側，驟爲鼻息所射，震懾而死。繼其後者凡十數輩，亦復如是。翌晨起視，則吐腸滿地。（見梁州記）驗之，皆無骨遂，悉數啖盡以充早餐。（見搜神記）有知之者謂其鼻終歲常冷，惟夏至一日暖（見埤雅），故中其冷氣，輒卽戰栗而僵。後過揚子江，登金山，見寺門所塑，哈哈二將頓悟，前因禮佛一周，遂悉變其殘忍之性，而爲善良。（見酉陽雜俎）人以爲異，叩之，則喟然曰：天下之大憑社而居者，日益加多，僅賴一我，復何裨哉？則不如休。於是飄然不至所之後，聞入蜀客於唐道，襲之家，會大雨雷電交作，遂化爲龍而去。（見北史）外史氏曰：今天下之憑社而居者，且愈多矣。咄！彼鼠輩何無忌憚？彼雪姑之遺種，豈盡無之哉？奈何悉爲戶位素餐之徒，望之非不儼然，而其實則且倚爲爪牙，與之同行，無異。

狼狽可勝嘆哉說者謂雪姑自渡揚子江以南已盡失其本性無復威嚴遺傳弱種以至於今固無怪其然也李純甫詩嘗笑廟謀多肉食何如天隱且糟邱蓋述雪姑之遺言云

麴生傳

麴生本爲秀才其資格隨前清官吏而消滅惟其腹中渣滓糟粕尙存終不能改其本色若使開譚既久卽不免有儒酸之氣咄咄逼人故在越中聲價頗賤無論販夫走卒悉與有刎頸之交尤喜誘人滋事犯法見有美色則必爲之媒介或有睚眦之嫌又必從而慇懃以助其談對於婦人女子則更出其甜蜜之手段且能窺人心裏事若當歡悅之際則亦助人爲歡如爲悽感之時則亦替人垂淚以故閨閣中雖欲弗與親近而無如晚來欲雪亦足以聊解溫柔席上小鬟且復擣爭而勸因之墮其旋渦中者實繁有徒當時大

禹治水至越訪知麴生之行爲沈緬無量將及於亂深惡而痛疾之嚴申禁令逐諸境外詎知麴生之聲價乃愈行遠而愈高比至京師則居然建築別墅號爲京莊當明季亦已紅袍加身至有清之世益復加捐於是花衣簇簇且着四品貂服望之儼然矣王公大臣每有晏會必高踞席上與主人翁握手爲禮視同一家而北里中酬酢尤非有生不能歡羣相標榜乃有狀元之目顧狀元爲六品冷官殊不能如麴生之紅因別其名曰狀元紅且嘗出使歐美冠高冠白衣與各國公使晉接亦頗稱許乃晉其號曰行使旋居海上開設行棧招集子弟聚族而居洋場十里女閭三百無夕無若輩在座而醉翁之意則又在彼不在此也其迷惑人直無可以比喩能爲心腹之患使人五臟皆反尤善催眠術能使人盡吐隱秘於大庭廣衆之間凡人爲所侮弄輒終日昏昏如癡如夢身疲力軟有類沒骨之蟲而於婦女爲尤甚因而

喪身墮節者有之。因而貽誤大事招尋巨禍者有之。於是海上懸爲厲禁。夜過十二時。卽不復許。市上有麁生之跡。然而洞房密戶。淺斟低酌之時。生固忝然爲合歡之具也。生亦擅歧黃術。婦女有病。參蓍歸芍之屬。得生爲之泡製。則功能行血調經。無不到口立效。且具慈善性能濟人之急。凡有跌打損傷。經生熨貼。亦卽勿藥而瘳。生蓋能爲內外科儒醫者也。雖西醫之精。亦嘗借重其大名焉。中華光復之際。一般健兒。亦多仰仗其力。得生爲之鼓動。於是擲炸彈。冒鋒鏑。祇覺胸中熱心躍躍。無所畏懼。以故稽勳論賞。莫不以生爲前提。浙江省財政支繙。生慨然以身報效。歲認捐輸十七萬有奇。因之身值愈高。財政司猶冀其多特派專員。與之周旋。發給印照。凡其子弟。起自鄉里。而欲周游天下者。給印照以資護送。故其族人過江而來。莫不高冠義義。龐然自大。腹纏纏如五石瓠。若或觸撞。則大聲發如洪鐘。一經決裂。不可收拾。

拾浙人推崇民國偉人一爲黃大元帥一爲湯都督故對於麪生亦尊而擬之爲黃湯云。

憶奴小傳

憶奴爲歐羅巴產。十年前余在海上作寓公。住孟克蘭路。傭一黑奴爲司閨而越日。憶奴自至。蓋其未婚妻也。挈以面。余顏色頗美好。年齒甚稚。身材嬌小。腰不束而細。足不纏而纖。雙瞳深碧。透如玻璃。而眉痕淡淡。猶未畫也。性頗黠慧。特惜予不甚了解其語言。未能詳詢其出處。而憶奴則善於窺。余之意。依依肘下。親暱如小兒女。每喜投懷而坐。教人撫惜。加之膝上。亦輕如飛燕。其溫柔之態。固足使人憐愛也。惟見陌生人。殊不然。人或愛而呼之。彼必目怒相嗔。甚且破口詈罵。余呵之。則俯首帖服。廻身就予。而炯炯之目。猶眈耽視客也。客因之有目。憶奴爲河東獅者。其形狀亦頗似之。予當獨酌苟席。

有餘座憶奴必據而登之屈膝跣坐側頸含睇以媚予分果餌與之則欣然就食否則雖垂涎欲滴亦勿敢竊嘗一鬢蓋其品固自娟潔也小兒偶遺物於地上黑奴則趨而食之獨憶奴以爲恥縱使色燦爛者如黃金熱蒸蒸者如蛋黃布丁亦夷然勿取甚且深鄙黑奴故時時反目交謫而脫輻之聲日必數次一夕夜寒微雪予圍爐獨飲而憶奴至呼之亦勿應遂恝置之我醉欲眠方念被冷如冰客中殊少人溫及啓衾而入則覺膩然奇煖蓋憶奴已蒙首而蜷臥於中呵之弗起鼻息喘噯身軀顫顫爲狀至更余惡其蕩因批其頰推而墮之床下渠乃嗚嗚泣至竟夜嗣後遂不敢登予榻比予返里挈與之俱家人婦子莫不愛其靈慧黑奴則蠢蠢然殊惹人厭惟司閨頗謹夜間偶聞聲息亦必瞿然驚覺起巡一周閨以內則憶奴之責也憶奴好與兒輩嬉戲善於跳舞但不能歌偶或與小兒女相撲而踏小兒女則呱然易哭

憶奴雖仆亦勿哭也。踰年黑奴病死。憶奴乃傷戚勿勝。每過黑奴曩日起坐之處必嗚嗚啜泣。蓋其覩物傷心實有不能自己者。予姊夙愛憶奴。予因送之姊家。冀其離此室處。或可以稍釋其悲。憶奴感於余姊之撫愛。亦居然安之。隣有小王者。狐裘皇皇。每於門隙挑憶奴。憶奴憇於僕婢。則撻而逐之。然小王之心終不死。一日憶奴偶外出。遂爲小王所窘。憶奴自知力不足。抗乃以計誘之。仰而臥。佯令小王接吻。小王俛首就之。則遽噉其咽喉。而小王以死。幾釀命案。幸而憶奴爲歐西之產。鄰人知中國官吏莫不懼。外訟亦必勿勝。遂勿訟。自是憶奴亦卽足不出戶。余以幕游在外。五年勿見憶奴。辛亥八月。革命事起。武昌旣報光復。杭人大族遷避一空。比余抵舍。則凡戚屬之家。均已盡挈。其鷄犬爲淮南舉宅之升。余姊亦徙宅於海上。獨留憶奴爲之守門戶。而室中陳設固已空空如也。予弟適奉檄調爲平昌警署長。因謀盡室。

偕行瀕行之日往視憶奴則淚盈雙眦嗚咽不勝而形色憔悴亦至可憐余因顧而語之曰嗟乎憶奴吾姊乃舍汝而去汝盍從吾往乎憶奴感甚乃復引予至室中逡巡一周余爲之扃鎖門戶而出此時憶奴欣喜之狀直不可以描寫比登汽車見予家人婦子俱在則喜躍而前投懷以受撫惜至江干易車僕人料理行李渠乃往來守護維謹維勤舟發則夜宿於船頭雖風露侵之亦勿自惜內子憐之呼之入艙尋復自出乃畀一毛毯爲之禦寒每達岸必從余輩登陸入市旣深或忘歸路則憶奴必能爲之前導蓋其記憶力固強於人也故予等亦喜與之偕行而桐君之麓嚴陵之臺遂亦有憶奴之足跡焉迨抵龍邱舍舟登陸陸行凡三日度嶺七重可二百里而憶奴之程實三倍之蓋當長途跋涉籃輿結隊行從都八十餘人前車與後車相距可里許余車最後每當峯迴路轉不見前車則憶奴必力奔而前逐車探視至

於空前而後復奔。予前以告慰。予憐之使在予車中小坐。則游目遠注。忽又自奔而去。其操勞實有甚於僮僕。以故行抵新路灣。投店而宿。憶奴遂病曠逆。不復能飯。惟飲牛乳一盃。藉地而臥。翌日使與吾女共車渠。猶數數下。一如昨日之行。乃命以帕蒙其首。俾無所見。始得安睡。及抵署。則已勿藥而愈。活潑一如恒時。俄報省垣光復。時余兼任第四營軍佐。遂與邑令磋商。建樹白幟。而南鄉著匪黃樟發等。乘間以起。聚衆反抗。時予弟兼帶民團。荷械出勤。憶奴亦告奮相從。奔走於槍林彈雨之中。狀至驕健。且能於夜間視物。守險警禦。胥有賴焉。北門之戰。斬獲匪首多級。憶奴奔而取之。以爲蹴球之戲。略無畏色。其勇敢有如此日者。予弟率兵赴校場演巨炮。歸途度木略勺。俄焉傾圮。人皆墮水。獨余弟所立之板塊然無恙。惟前後已無路可通。憶奴乃奮身入水。泅而返。署跳躍。余前特苦言語不通。而其狼狽之狀。直皇急至。

於極點力牽余衣而去。至則余弟已得舟而濟。惟憶奴以天寒入水之故。遂患大病。疾發於喉。醫之無效。三日而斃。時黃帝紀元四千六百九年十月二十一日也。舉家之人莫不爲之慨嘆惋惜。乃爲製小小之桐棺。葬於平昌北門外之月山下。十一月余等卸職受代。遂挈眷返杭。爲立短碣於葬處。題曰義犬憶奴之塚。

武進士傳(民國三年作)

武進士者。余初不知爲何許人。時王君杏琯。吳君川生。沈君堯齡。共席飲。飲次。川生輒行拳與堯齡爲難。杏琯乃旁致微辭曰。君不畏武進士耶。此語一出。合席譁然而笑。余固不知因何而笑。以衆人皆鼓掌而葫蘆則亦不禁粲齒。及杏琯詢予。亦知武進士否。予乃轉無以應。請爲解釋。杏琯乃曰。川生乃將門之子。富鬢齡時。卽好勇鬥。稍有拂意。輒以老拳相向。家人婦子咸莫

敢櫻其鋒。所設裕康錢舖之夥友。尤畏之如彪虎。日者方與諸夥角力。負者抱頭求饒。莫敢與。京川生大樂。顧衆夥曰。若儕鼠耳。惟啗飯數錢爲汝長技。敢與。而翁一握手者。指骨立斷。衆夥弗敢聲。川生乃踞高位而坐。俄有一人岸然至。身長等於曹。交之半目炯炯。其有光。顧見川生。則瞋之以目。氣咻咻。然若有餘怒。衆夥請之坐。徐致詢曰。先生將何之。觀其色。若有不豫然。何也。其人曰。方自朝宗坊來。坊間乃有小兒一羣。可三數十。羣與賣瓜者爲難。拳擊而足踢。瓜碌碌滿地。賣瓜者哀之。弗聽。予咄之。弗應。予知孺子不可以理教也。乃揪其髮。一一捽之於地。前者仆而後者仰。繞予三匝。予乃不得不啓予之足。略一轉動。則此之數十童子皆伏地哭矣。猶欲起而逐予。比予返身。鵠立。則又望風而靡。而予之怒氣。遂亦無由而洩。若儕有能爲我一洩怒氣者。否。衆唯唯。而否否。其人起曰。然則吾將以大校場之千斤石一洩忿也。夥

友送之出。則作鶩鶩笑。川生叱曰。伊何人狂悖。乃爾。夥友笑曰。小主豈不知耶。大校場之千斤石。其間乃有一孔。即此人以一拳穿之者。渠生平好與孺子爲難。捽而死者千百人矣。吾甥之禿。卽爲此人所揪而老。王之跛阿三之跔。亦皆爲此人之所顛。仆川生曰。此人乃有如是之勇耶。自然其人蓋武進士也。川生默然。嗣後每與他人相搏。但言武進士至。則立止。蓋恐其捽也。望見武進士至。則力竄而入。內室竊自屏背窺之。偶見武進士一舉手足。則力犇而奔。雖父師之嚴。亦必借重武進士之名。而後攝服。故其家中人有言曰。川生者。齊天大聖耳。而武進士三字。則猶繫籬咒也。由是十年。川生旣長。膂力尤勝。偶以嬉戲之故。一經其手。莫不狂號如豕。一日方與小友角力。小友不勝。一厥而仆於榻。川生騰身其上。小友力揪其頸。川生則以一手摑其腰。小友笑。幾欲死。舉趾搥床。聲震屋宇。旁人趣爲告饒。不理。衆口屢雜。直不可。

辨中有一人逕提其臂。遽被一揮。但聞大聲碎然。其人竟至觸壁而倒。捧額而呻曰。孺子無理。吾創甚矣。衆急趨而慰之。川生以爲何人。亟舍小友。趣往省視。則此抱頭而哭者。非他。乃卽所謂武進士者是也。川生不禁大笑。則以一手捉其領。一手奮搥其背。曰。武進士。武進士。武進士。曰。我何嘗敢爲武進士哉。惟君家人囑我冒爲武進士耳。自今伊始。不敢復冒。請以恕我。我背痛欲碎矣。杏琯述至此。則以一手撫背狀。其當時狼狽之態。而以一手捧腹蓋已笑不可續。而川生亦笑幾仆。則以手指上座之一人。曰。武進士。武進士。頹唐至此。早該活活打死武進士者誰。則卽沈君堯齡是也。堯齡先生老矣。生平未嘗有縛鷄之力。居然冒爲武進士者十年。然而真正之武進士安知。猶不堯齡先生若也是不可不爲之傳。

元緒公傳（民國二年作）

元緒公不詳其姓。自號時君。（見抱璞子）一字元夫。（見庶物異名疏）面團團若富家翁。平素亦御大禮服。衣錙衣冠。元冠不見其項。規行矩步。足音彳亍。望而知爲大人物也。惟豚尾未去。故嘗曳而藏之於禮服之內。有惡劇者。捉其尾。則縮項作鶯鶯笑。捶其背。則廓廓有聲。蓋其禮服之材料爲厚呢所製。其堅硬有如禮帽也。某國肇興。制禮未定。公以平素服式進獻。且言舉世之人。無不喜戴高帽。而圓角之衣。開襟露腹。中襯套門之領。則挺胸凸肚。黑白分明。氣概益見。其軒昂衆以爲是禮服。遂定授以勳三位。（符子載龜爲魯津之伯）公意殊不滿。蓋公於前朝曾膺大夫之封。（孫惠龜賦云：有錙衣之大夫兮。衣元繡之衣裳。）官爲督郵。（古今注龜一名元衣督郵）無不以衣裳見重。今則章身之具已爲大國之母。型論功豈在軒轅氏叔孫通下。乃公眼孔雖小。區區伯爵詎足以昭酬庸之典。乃卽上書却謝。竟得不次之。

遷晉授一位其子孫亦皆榮顯或爲長春院院長或爲女樂專門學校敎習靡不聲譽洋溢盡人皆知公於晚_年退食自號洞幽先生（見顯異錄）習爲導引之術（抱樸子龜能導引）居嵩山石室中幾忘歲月有見之者謂其面闊而白鬚眉長黑（見陳翰異聞集）猶似新世界之少年也惟公自語每二千年出頭一次（見洞冥記）今者榮膺一位之勳實已第二次出頭矣於是一般趨附之輩推爲人瑞各衣大禮服匍匐而前以子孫禮相見稱而頌之曰萬歲某年月日尸解而化裹以巾笥登之廟堂之上（見莊子）子孫爲之請謚政府嘉其有功謂制定禮服實公爲之元勳脫非公者則兩院轟議甯有頭緒遂以謚之曰元緒公

無腸公子傳（民國二年作）

公子姓彭先世卽彭越漢高祖以賜九江王布布不知而食俄覺而吐（

見蟹圖說)遂生公子名之曰其(見呂亢蟹圖記)字曰良豈(見廣雅)狀貌偉異頭角崢嶸性極躁(見荀子)具有尙武精神喜弄戈矛橫行鄉里關中人目爲怪物有病瘡者公子踵其門瘡鬼俱遁不但人佈其狀鬼亦佈其狀也(見夢豁筆談)且擅文章金玉其中故其咳唾亦成珠璣嘗客成都賣文爲業長門一賦本乞公子捉刀公子說於王吉讓之司馬長卿以是文君終身德之未嘗與一齟齬也(見成都故事)上嘉其才令陳藏草制傳獎(見漫隱錄)盧純列之薦剡贈一品封含黃伯(見清異錄)出爲江湖使者(見蟹譜)擁劍披甲(古今注)遂爾跋扈橫行無忌故人謂其內躁外撓實爲冠帶之狙(見陸龜蒙蟹賦)有貞女年三十不嫁被盜逃出公子遮道誘之致女觸石而死(見物類相感志)公子哀悼莫及嘗作斷腸詩以誌哀悼同族中有孀雌曰博帶者(見廣雅)面團圓如璧月公子愛而慕之欲以爲

偶饑涎滴滴跪而乞憐終弗見許嗣被蘇姪老鬚以半首詩誘之而去因之
恚憲欲絕作詩以寫其恨曰柔腸禁得千回斷到如今一寸無遂以無腸
公子署爲別號某年九月革命事起公子喜曰吾濟果欲橫行於世此其時
矣惟雄材輩出各路都督不知凡幾良禽且猶擇木而棲况乎執戈之士爲
人效死者耶時聞湯某之名正沸公子本抱趨炎之志遂卽投湯當熱潮鼎
沸之際竟能於旋渦中施其敏活之手段屹立不動砥如磐石遂得紅袍加
身於是投戈解甲與麏生爲友嘗語人曰吾以膏腴之身冰玉之骨而入蛇
蟠之穴（見荀子）折衝於樽俎飽嘗世味鹹酸苦辣殆無不備固知熱中
之足以戕其身也故晉書中久存禪意自今以往一心向佛然以宿昔橫行
之故爲人懷刺實深卒被趙王倫所害（見晉書）陳尸於市經西醫剖驗則
其腦海中果已印有佛像博士呂亢爲之圖記或人爲之題贊八字曰英雄

氣概菩薩心腸天虛我生以其言行足以啟世故亦樂爲之傳世有如公子者其能免有殺身之禍亦幾希矣盍觀於此而有所警惕否乎

錦衣公子說（鎮海幕中作）

錦衣公子抗聲語其主人曰羣雌粥粥非詈人語耶主人乃呼我曰粥粥我亦不敢不讐曰喔惟我心中實不滿於主人蓋我主人門下之客非獨一我而待我則殊薄些微之俸雜以糟糠粗糲幾不能下咽一家之人悉顛倒於醉夢之中忘其昏曉非我喚之起者主人與門下客皆酣睡而無所覺故門下之客莫勞於我與我同室處者人皆稱之曰搖頭公子每食不懂輒作官場語曰罷罷搖頭大擺踏其方步而去其旁一客尤爲趾高氣揚曾於前清時膺極品封至今猶高冠義紅其頂因隆裕太后之喪遂終身喪服不得意時則引頸長嘆聲如破竹似歌似哭不知其所以然也對軒一客則以嚴

子陵先生自居。羔裘厚擁。白鬚垂項。一條豚尾雖已割去。尙留其根。行則蕩如流星。善於趨奉。每見子婦。則以子姪禮相見。尊稱之曰媽。主婦樂之。寵禮有加。而於是彼之頭上儼然出角矣。惟其品格自卑。卽對臧獲婢媼。無論男女老幼。亦皆尊稱之曰媽。直可笑也。其同居一叟。似富家翁。曾膺三品封。居常亦反穿貂服。體碩而肥。年壽不知幾何。但亦望而知爲年齒最長。蓋其額際壽紋固已顯然。終日蹙額。如有重憂。氣吁吁然。如吳牛喘。睫毛長五寸。許慣以怒目向人。故人咸不欲與之近。惟我主人禮之甚厚。日進肥酪一斗。色白而濃。不知其爲杏酪。爲牛乳也。此老翁者。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則惟坦腹而臥。鼾聲達於戶外。體重逾二百磅。蹣跚之狀。行一步。亦取人憎。而其龐然自大之態。尤咄咄而逼人。無論何人與之語。但閉目垂耳。頹然應之。曰唔唔。而吾主人不以爲忤。吾主人豈今之孟嘗君乎。門下食客乃均若輩。其果何。

所取材乎。故吾大惑不解。用以質之。主人笑曰。大抵天下人甘以酒肉市交者。志必有所取。償吾於若輩亦然。若輩食我之祿。苟不能爲我取富貴。弄高官。吾將食其肉而寢其皮矣。惟汝具有五德。固不同於流俗。吾豈不汝知哉。惡用是曉。曉爲錦衣公子。嗒然而退。明日主人責報於門下諸客。皆無以應。乃盡殺之。錦衣公子亦不免。天虛我生。聞而哀之。曰。悲夫。食君之祿。報之以身。古今來之忠臣壯士。亦猶是也。不亦口腹累之者哉。世有戀戀於衣祿者。盍鑒諸。

冬烘先生壽域銘并序

先生不知何許人。每屆冬令。必烘。因以爲號焉。先生體胖而矮。無論據案席地。坐必蹲踞。不露其足。辯髮盤於額際。人以爲其無足也。則揪其辯而使之前。先生噭然應之。不以爲忤。人與之近。溫如靄如。亦頗具有熱沈。故人皆頌。

與之握手論交。居恒抱膝而坐。仰面向天。目灼灼然上應星象。似爲老天賞識。特於面部密密加圈。以爲熱心人之褒狀。其實先生之熱心亦殊不可恃。若使枵腹從公。則卽以冷面向人。凜然無生氣矣。先生有奇僻。好近婦人懷於石榴裙下。噓寒送暖。依依而不肯去。雖以雙趺加之面上。起爲飛燕之舞。先生亦能以厚臉皮承其纖趾。而爲陀羅之轉厥貌。雖不雅觀。然以性格溫存。之故。亦復討人歡喜。閨閣中嘗舉先生之身。加諸膝上。以纖纖之手撫其沙沙之面。摩其便便之腹。先生之體雖胖。而一經纖手撫弄。亦卽成爲輕骨頭矣。惟於其時先生之熱心。殆已達於極點。若再加以挑撥。則卽火性勃發。不可嚮邇。因此輒受嬌暉。先生不甘其暉。亦必還使其人接一鼻子灰而散處。每於夜間。妻子臥脚後。以避先生。先生登床。則席不暇暖。卽被屏逐於床。先生之妻曰湯婆子。與先生之性格。適成水火。故此兩老夫婦。輒不願共居。

下先生固非人不暖者既不獲享衾裯之福嚴寒露臥未有不凍而殞幸而亦有禦寒之具則乳臭小兒之尿單屎布皆爲先生之羣面物也先生於家庭間雖卑鄙若是然在社會上之聲譽亦頗炙手可熱人見其面團團有類富翁故趨炎之輩莫不爭而捧之有若大卵泡焉某年春先生命運告終行將就木乃卜佳城於坑山之側一般從先生游者爭先乞余爲製諛墓之辭格於成例不得不張大其詞爲之銘曰天降大任畀之先生規行足式熱忱可欽盎然其貌錚錚其聲與人接物溫厚和平惟天善佑以享眉壽世無先生羣縮其手坑山之側豈無聲臭銅筋鐵骨斷其不朽

戲題顧影憐小影後致徐哲身

新七夕後余方撫時感序懷想往事鬱鬱不歡以爲神仙中之最苦惱者莫如牛女今乃一歲猶得兩見惟我影憐則悠悠生死無復再見之期固念兒

時共處。未嘗不作永聚之想。當影憐客於小桃花館時。逢七夕。吾母嘗設瓜果爲影憐慶生辰。彼時同在髫年。莫知忌諱。竊相擬爲長生殿中人也。雖無釵鈿密誓。而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作連理枝。實有同心焉。故余每當七夕。懷想影憐之心。迄今未嘗少衰。孰意七月八日申報自由談中。忽開奇幕。現一顧影憐之小影。我乃狂喜。欲絕疑爲夢幻。拭目諦視。雖非影憐。然而其人實爲我夙所愛憐之小紅也。註爲哲身之如夫人。則不禁由愛而生妬。何物哲身。乃敢奪我之影憐。而公然有之。幸而予與哲身交近十稔。度哲身必不外我哲身之得與小紅論交者。則我浣谿紗之詞爲之介紹耳。我於當時實未知小紅卽爲影憐後身。苟其知之。安肯不攘爲已有。而轉爲哲身之媒介歟。今我追悔莫及。覩茲靚影。念此芳名。我心油然。幾不自知。是驚是喜。哲身爲我知己。殆亦憐我憫我。知我心坎。腦印中之影憐小影。殆將厯久而消。

滅於無形。以此一幘聊慰我相思之苦。則哲身之愛我誠無以復加。我於小紅初不敢有如何之思想。然而既爲影憐。則我之心又不禁習習作癢。哲身嘗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我與影憐之缺憾。哲身亦深知之。今乃奪我影憐而已。有之復以小影驕我。我誠不能不怪哲身。或者哲身初亦未知小紅卽影憐也。今以小紅自承爲影憐。固知影憐於我尙有未了之緣。但勿審我之心尙復念及影憐否也。則姑令開幃一見。以覘我之肺肝。嗟乎。我誠不能以謊語對哲身也。影憐者。我嘗與有他生之約。而况乎今生哲身果憐我者。則亦許我爲紫雲之乞。平多情如哲身。要不肯讓古人。爰敢恃愛。請命乞影憐之。如夫有以答我。如其不然。則聊齋中之保住。恐必重見於今日。而影憐之如夫。之如夫人。終必至於保不住。而後已也。

戲爲陳蝶仙徐哲身解紛

東壁

士也。罔極葩經曾著明文人盡可夫。盲史非同臆造拈花惹草自古已然。
感帨驚心於今爲烈乃者蝶仙哲身兩君以小星之競奪啓中壻之紛爭。
孫秀不情攘綠珠爲已有李靖無賴挑紅拂以私奔在蝶仙顧影深宵未
免驚鴻有句而哲身聞箏靜夜豈能求鳳無歌思彌缺憾於情天爰托微
波於醋海夫呂家不韋力能盜秦齊氏慶封功深易內古今人豈不相及。
姻緣簿未免注錯應請兩君以出岫之行雲易在山之泉水倘麗綃故我
依然顯出紅砂欲滴則杜牧尋春雖晚何嫌綠葉成陰覆手雨而翻手雲
轉移甚便東家食而西家宿利益均沾偷或傳書遞簡鑽穴踰牆以北里
之微嫌效東鄰之韵事將見陳家老僕現出龜形許氏說文注成鸞字恐
非兩君之所願聞而亦更慙所不忍言者也何去何從予求予取惟兩君
自擇之。

憐香小劫（白話小說體）

鐺！鐺！鐺！什麼響？有人道：今兒禮拜四，這是某縣公署的法官老爺升堂了。這位法官生得好一個儀表，穿一件白紗長衫，那腰身約有半丈來寬，挺着一個大肚皮，踱索踱索的出來。人還未到面前，他那肚皮却先到了。生一個木魚頭，剃得光油油的，睜着兩隻銅鈴眼睛，染起了一張蒲包嘴，鼓着兩個皮老虎的腮。那一種形景，好不威嚴。人家說他像個蝦蟆，真是的評。這位法官老爺當時氣氣吼吼的爬上公案，往下一望，不覺吃了一驚。你道爲了什麼？原來地下跪着一個嬌嬌滴滴的小女子，梳着一枝烏油大辮，穿一件柳條小袖衫兒，一雙菱角似的小腳，手裏拿着帕兒，捧着臉兒，只是嗚嗚咽咽的哭，却還不曾瞧到他的容貌。這位蝦蟆老爺發聲道：唔！儂是儂格人，爲儂跪來，快點起來。故歇是中華民國，勿通行跪格哉！那女子答不出。

話來只是嗚嗚的哭。旁邊走上一個穿烏藍粗布小衫，醬燒白布袴子，剃着半邊頭，赤着一雙腳的一個黑炭男子，縮着頸子，向上唱一個大喏，道這小女子是公民的妻子。因他不服教訓，申斥了他幾句，他便乘夜逃了好容易才被公民查到在他家裏躲着。說時便指一人，大家看時，那人是個鄉下老頭子。他就忙待分說，却被庭丁一聲吆喝，叫他不許插供。他就嚇昏了，往堂下退去，又被法警一把扯了轉來。這時候說書的就顧不得許多，只好話分兩頭。把這驚堂拍的拍上一下，述着法官老爺的口氣，對着那女子道：儂阿。是叫做賴憐香。旁邊走上一個老婆子道：我女兒便叫憐香，我便是賴陳氏。我這女兒今年才十六歲。我那女婿姓虞，小名叫做鵝鵠。今年二十五歲。三月間把我女兒搶去成親。我原說我女兒小着，當不起風浪。誰知我那女婿百般虐待我女兒。有一點兒不如意處，便打我女兒。我女兒吃不起苦，才逃。

到舅公家去。如今我女婿說是舅公拐了我女兒去。被我女婿叫了地保總甲老爺把我女兒和舅公捆做一起送到案下求法官老爺作主。法官道格末嘸啥話頭。原叫耐女婿領子轉去罷哉。因便分付那個鵝鴨叫他具結以後不許虐待妻子。那鵝鴨到得堂上也就軟徹一堆。諾諾連聲只那女子聽說仍教丈夫領去。他便號啕大哭道老爺救命吓奴要撥俚打殺個吓法官道胡說。胡說。儂曉得吵鬧法庭是有罪名個吓女子哭道奴情願死勒蓋答格。橫豎轉去也是個死奴情屬搭老爺一淘死勒蓋答吓於是抱着公案桌腳號啕痛哭。這位法官老爺也不理他竟自站了起來退了法堂打赤膊去了。這女子也不知道法官還在不在只是哭着求着口口聲聲只叫救命惹動公署裏面一班人出來看時這女子已是哭得淚竭聲嘶只拿自己的頭和桌腳去碰。他母親把他抱住早已滿口白沫慘無人色越顯得齒白唇紅。

眉清鼻秀却只眼睛閉了淚珠如泉一般湧着還在地下亂顛只求速死仍是抱住桌脚死不放手幾乎把公案掀翻法警見勢不對上前去扳他的手當被知事喝住可奈這件公案是法官斷的挽回不得大家只好忍心看着他罷了此時那女子別無言語只說回去也是一個死不如死在這裏只把頭往磚地上碰去可憐一個螢首蛾眉已經變成一個泥塑的魁星這時大家看不過去內中少不得有那憐香惜玉的人請知事替他作主這位知事也不免發起慈悲心來忙去和法官商量把他母親叫進川堂裏面問他到底怎麼樣結下這頭親來那母親哭道別的也不用說了總之我女兒身材生的太小因此我女婿恨他日也不中用夜也不中用把我女兒當做冤家一般我女兒也把他當做老虎一般如今法官老爺仍叫他跟着老虎同睡怎麼不害怕呢我女兒性命多分送在今日我也沒得說了知事先不懂

他的話。後來纔明白了他的意思。只聽外面人聲鼎沸。他女兒將快碰死。因道現在你女兒一時胆小。不敢隨他丈夫回去。你且把他領回你家住個巴月。好好地勸勸他。再送他去罷了。那母親道。我把女兒帶回家去。少不得又被打上門來。搶了轉去。他說殺了我女兒。埋了屍首。還要問我要人呢。我怎麼當得起官司。可憐我一家小人家兒。又沒得錢。又沒得勢。又沒得力。我只有和我母兒一淘兒死了罷。呢。知事到這地步。也就沒法了。到這時。問說書的。却替他打了一個主意。列位。若不嫌我是個胡講。我便加銜兒講與列位聽者。在下當時獻上一個妙策。我想這女子回到丈夫家去。自然不免挨打。說不定。弄出人命。若使他母親帶回。自然不免打上門去。說不定。釀成搶案。況且法官斷了。叫他丈夫領去。如今又叫他母親領去。一堂兩斷。也不是個正理。若是爲慎重人命起見。不如把這女子暫時帶到知事公館裏去。請

太太勸導勸導。要是勸得好了。也是成就了人家的夫婦。要是勸不轉來。就應該保持人道主義。救這女子一命。把他丈夫傳來開導一番。他的聘禮只有三十二塊錢。便加上一倍給他。另外討個黃臉婆子去。要是他母親拿不出錢。知事橫豎有二百塊錢一月的官俸。便替他墊上。一注將來仍好取償。於他丈夫身上一面。把這女子認做了乾女兒。一面把他丈夫派充一個署內的職員。假使不識字。不懂事。橫豎知事署內的飯桶多着。也不爭差他一個派做徵收處的職員。也可或是教育科的科員。也得過上兩個月。少不得該給七十二塊錢的官俸。除了八塊飯錢。剛剛六十四塊。那時再說。知事抬舉他。要給他做媒。一面對那女子說。給他嫁一位科員老爺。一面對他丈夫說。給他娶一位知事的乾小姐。自然兩面都沒有不願的了。這叫做君子有成人之美。列位你想。這個主意錯也不錯。無奈說書的說上這一席話去。那

位原判官道唔！唔！！撒爛屎撒爛屎要說材力不勝的話那本法官也是一個大塊頭若是此風可長將來本法官的太太也效起尤來怎麼得了怎麼得了於是那個女子哭得死去活來依舊被他母親將他和小孩子一般抱了家去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旁人有打油詩道

彩鳳隨鴉事可傷

甘拚一死在公堂

輸他桌脚經芳抱

惹我旁觀也斷腸

磚地定留頭角印

案幃深染淚花香

遙憐今夜三更後

血戰應當又一場

擬上陸文琴女士書

讀報知美人券已在取消之列一場掃興正不獨當局者爲然然爲女士設身處地清夜以思直有難乎爲情者矣杭州闕麟書結婚以擅列朱都督之

名爲証婚人而取辱今女士以列關讞員之名爲贊成人而不得行其志母亦不如意事無獨而有偶也夫以女士抱救災之熱誠至不惜此可貴之身以殉慈善之名殆亦本於賈子烈士殉名之說意固不在於汲汲焉求畫眉人也前日雜備於自由談會話曉曉爲女士饒舌彼蓋不知女士之心夫暗中摸索遇人不淑亦意中事惟世間至聰敏者莫女子若詎有不先自爲之計而懵懂於一時哉以我思之彼皇皇然之選舉票尙可爲弊况乎美人券之開標耶此果可無慮焉女士之有此舉實具菩薩心腸徇青樓進化團之請而毅然以身作則將使青樓中人起而效之脫水火而登衽席此其造端焉耳循茲以往無論青樓中人不難脫藉卽彼小家兒女嫁娶爲難者亦儘得仿而行之果使得成佳耦此中自是天緣抑且博取美名亦是差强人意天下事之一舉而數得者誠無有過於此若非女士之冰雪聰明寧能夢想

到此此僕之所以欽佩而不能不恭維者也。不謂世間事乃有嫌其過於便利者。阻而止之。豈不大可惜哉。雖然吾爲女士一再思之。言出如矢。旣入人耳。有力難拔。況乎大張曉諭。墨瀋未乾。其爲指天誓地之宏大誓願。竟可汨然而消滅歟。天下人將謂美人券乃類於美人計。美人局矣。是大不可謬有之曰。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讀告白所載。女士固贊成青樓進化團者。告白中且爲之註曰。實行人道。破除階級。則知青樓之地。在女士心目中。實無異於家庭間也。以一元之彩券而視等王三小姐之彩球。則又人盡可夫矣。有志者事竟成。豈必因稍微之阻力而遽灰素志。爲今之計。彩券固于禁令。然如收受一元之金錢而不必給以彩券。且又出於納人之所願。當然無干禁例。或恐人之必不肯徒手而納此一元。則彼青樓中之清倌人局。洋價亦如是。固未聞有所不可者。概可知矣。但使改良其原定美人券例。聲明自今。

以。往。概。不。發。券。有。與。女。士。同。心。者。請。以。青。樓。進。化。團。爲。相。見。或。通。信。之。地。但。
必。以。金。錢。贊。自。一。元。以。至。十。元。百。元。不。論。則。蟲。蟲。蟻。蟻。之。輩。自。必。屬。金。而。至。
務。必。以。多。多。爲。益。善。也。又。或。仿。大。律。師。談。話。之。價。格。以。鐘。點。論。亦。爲。有。例。可。
援。出。之。正。大。庶。彼。傾。慕。者。亦。得。一。見。顏。色。不。致。如。李。笠。翁。所。謂。又。袋。中。買。妻。
之。笑。柄。也。如。其。兩。無。情。感。則。任。其。爲。丹。陽。客。人。可。矣。如。是。行。之。則。事。半。而。功。
必。倍。至。於。開。標。之。舉。不。如。竟。免。蓋。無。論。如。何。終。不。能。自。明。其。無。弊。稍。存。知。識。
者。莫。不。知。其。爲。明。明。故。爲。之。也。則。何。若。竟。由。女。士。自。擇。之。爲。愈。既。經。覲。面。談。
心。則。其。人。之。足。以。當。選。與。否。芳。心。中。自。有。權。衡。從。而。記。之。亦。甚。易。易。迨。至。閱。
人。既。多。不。妨。更。爲。甄。別。以。求。造。乎。其。極。豈。不。操。縱。自。如。哉。依。律。師。談。話。費。之。
例。預。算。三。萬。元。之。數。不。過。爲。期。一。年。較。之。原。定。婚。期。亦。不。過。延。遲。三。百。夜。耳。
吾。知。女。士。當。不。致。如。溫。處。災。黎。之。飢。渴。也。如。何。如。何。還。請。就。商。於。張。君。戰。

如。

擬枉死城議會議員上酆都縣知事兼執法長書

知事先生大鑒。知事亦知前知事之所以不能終其事之故歟。度知事未必盡知。則不敢不爲知事告。前知事當下車之始。儼然以一縣之主自居。禁令百出。一若撫有百里。將爲子孫萬世之基。而不知適以養成其五日京兆之資格也。夫民國之官吏。不過國民所僱用之公僕耳。所謂主人翁者。吾國民也。而吾議員爲國民之代表。則凡爲公僕者。宜如何仰體主人之意旨。而秉承。代表之指揮。不然者。是爲忤奴。讐而逐之。固有權也。鬼世界亦何獨不然。惟前知事殊不解事。倒行逆施。必欲大拂主人之心。主人嗜煙。乃必三令五申。懸爲厲禁。原心而論。不過爲保全祿位計。官樣文章。不得不爾。然則虛行故事可也。乃必派員四出。嚴密搜查。幸而調查員亦我輩中人。故凡我輩仍

得享高枕無憂之福。唯彼小民不無恐懼。然而我輩因之得一大宗之入款。
爲叢歐爵爲淵歐魚亦猶差強人意。奈何並私娼而禁之。查違禁律第三十
一條第五款之規定。不過爲保護公衆衛生而已。據警察教練所講義錄對
於本款之解釋云。(實則防止徽毒保全健康其最重之點也)又云。(行淫
而不以得金錢爲目的者。則非本款所罰之範圍。且罰得金錢而行淫者。而
於與金錢而行淫者。則無罰)又云。(與金錢而行淫爲受毒者自與金錢而
自受其毒。非法律之所罰也)據此。則凡私娼而爲我輩所歡。縱使有害衛
生。害我輩耳。與知事何與。且知事能以何種證據證明其爲賣淫。既無刊載
廣告。明定價單。亦無領收證書。出納簿記。是不能確指爲得金錢而行淫也。
明矣。又且違警律條文規定。係屬暗娼。而此間之私娼。則倚門賣俏。艷幟高
張。凡我士紳莫不公認爲俱樂部。彰明較著。無所爲暗。查暫行新刑律第十

條內開（法律無正條者。不問何種行爲。不爲罪。）則既認爲私娼名目。其不適用暗娼之禁律。亦明甚。然而禁者自禁。私者自私。猶無傷也。奈何又并又麻雀而禁之。查暫行新刑律第二百七十六條規定。（凡賭博財物處一千元以下罰金。但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爲賭者。不在此限。）又麻雀之戲。僅以籌馬爲勝負。籌馬雖亦稱物。然而非財物也。官廳若認爲財物。與金錢相同。則請以完納正稅。其亦收受之否乎。又況此等賭博。不過逢場作戲。並且賭博之場所。爲私娼之家。所賭之物。爲私娼之目的物。卽刑律。但書所稱供人暫時娛樂之物耳。安得爲罪。乃必派令多數警察。攬奪賭具。敗人清興。查暫行新刑律第三百七十條內開。（意圖爲自己或第三人之所有。而以強暴脅迫。强取他人之所有物者。爲強盜罪。處一等至三等有期徒刑。）又第三百七十三條內開。（強盜有左列行爲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二等以上

有期徒刑)第一款(侵入現有人居住之宅第建築物)第二款(結夥三人以上者)據此則該警察等直當認爲強盜知事爲第三者惟某等夙以恕道待人亦知前知事之不知利害而漫爲此事故僅小示戒懲略予申斥該知事亦尙知趣後遂禁令大開與民同樂本邑治安亦遂不治而安惟其剛愎性成終有不能盡如人意之處彼以爲法權在握儼然神聖不可侵犯遇事請託輒以交情之疎密職權之大小而爲從違而定訴訟最後之勝敗彼蓋不知神聖不可侵犯者實議員耳非法官也法官者不過主人家所雇之一庖丁已耳令其殺雞而乃烹鴈(見莊子)亦悖謬甚矣彼其心中猶以爲議員之尊權不敵議會故每每重議會之公牘而輕議員之私函不知議會者僅一機關耳其構成之分子則議員是也議員中雖亦有賢不肖之分然而黨有大小勢有強弱君不見每一議案必經多數議員表決乃始成立彼

矯矯獨立者庸有濟乎不此之察而徒汲汲焉以圖名譽以求永固安可得哉安可得哉此前知事之所以終於免職而去也貴知事蒞茲伊始而行使職權頗有類於前知事最初之行爲夫前車可鑒來日方長爲主人翁者甚以不得一忠馴之僕爲憾故於新來之人實有厚望焉其好爲之慎毋意氣自豪以爲天下不患無噉飯處須知去而之他凡在本國範圍以內又莫不易地也然也其三思之再本地報紙係本議員等之本黨機關報而其他各報在地訪員類皆本議員之子姪甥孫輿論至重於貴知事前途實有莫大之關係焉并以奉聞并請傳知佐治職員書不盡意惟照不一

東廚司命令各屬文

照得中華民國成立以來君號已除王稱盡去本公司原有職名載在周禮祭法列爲五祀之首稱爲司命證之民國官制與民政財政教育提法各司同

爲一等二級文官。查照大總統命令。凡屬官對於上級官廳。不妨直稱官職。則各該屬對於本司上行呈文。應卽遵照現行公文式。直稱本司爲東廚司。命惟現值革命時代。應將命字革去。仿照民政司。財政司等例。稱爲東廚司。庶合體制。乃查近來尙有仍沿習慣。妄稱本司爲灶君。灶王者。適足以惹起火頭軍等革命思想。萬一蓄意推翻。豈非倒灶抑且撫躬自問。何用鋪張本司前身。雖爲顓頊氏之子。而先世亦曾爲炎帝。（上見周禮注下。見淮南子氾論訓）要之時代已遷。舊時資格已在。當然消滅之列。何得因復塗倀對於衛君之一言。并惑於唐志。廓鏡聽之譏語。而漫爲沿襲。（戰國策復塗倀謂衛君曰。昔日臣夢見灶君。又唐志。廓鏡聽詞曰。匣中取鏡辭灶王。）須知若輩因誤聽於王孫賈而圖取媚於本司。豈足爲訓。合亟通令一體知悉。嗣後不得再有君王之稱。卽灶神二字。亦當避忌。免貽神道設教之譏。致來迷。

信神權之誚。又查民間有稱本公司爲竈司老爺者，尤屬荒謬。民國官吏已廢大人老爺名目，何獨以此不文明之徽號加之？本公司並應一律禁絕除軍界不屬本公司權限。另文呈請都督傳知火頭軍、大竈、小竈司務長等外爲此令。仰研上童子突上紫官（見酉陽雜俎，爲竈神所屬），即便轉飭所屬廚娘竈婢挑水夫、烟囱太歲、竈頭老虎、竈壁鷄等一體遵照，毋違切切此令。

蘇

吉利（見五經通義）

中華民國二年一月二十九號（即陰歷十二月二十三日）

討黃鼠狼檄（民國二年作）

咄爾跳梁之輩，忽然憑社而居，瞰中央之色種，託於黃附中山之黨。心原是黑，每簸錢而自喜，口噴噴其有聲，知忌器之難投，目灼灼焉似賊，放救命之屁，則臭氣薰天。肆當路之威，則血腥徧地，繙此出柙之獸，誰助其奸，慘彼籠。

中之雞悉膏其吻。嗚呼。迎貓不至。胆竟包身。負狼橫行。頭將生角。占延陁之將滅類。恐無噍痛。張湯之已亡。皮將誰相若。不亟申天討。何以保障人權。用是吸墨三升。噴作五里之霧。裂紙一輻。草爲六丁之符。殲必聚而成立。拙則礎之成齏。母謂神邱。深穴竟薰鑿之難施。須知淳于鬱林有技術之可恃。聽我一鼓。下手爲強任。彼兩端抱頭。何及鬢則拔。而作筆牙則取。而造車皮則剝。而爲裘肉則醢。而下酒豈不快哉。何其壯也。此檄。

新瑜伽燄口

慨自革命以後。死人如麻。冤氣不伸。誠恐鬱而爲厲。擬於新中元節。延自然僧。設建超度。惟舊瑜伽不適用於新人物。爰爲增改。以資普召。

一心召請。勝朝故后。末代先皇。八旗將士。都逃十代。江山斷送。(白)無中生有。喧傳北伐。民軍死裏逃生。甘做中華廢帝。嗚呼。無可奈何。寧讓國如

斯而已便升天。如是喪身敗國之流。怕死的孤魂等衆。云云。
一心召請。堂堂督撫。赫赫將軍。但教項子常紅。不惜心兒變黑。(白)拋來炸
彈。魂靈飛上九天。捧出關防。性命僅存一線。嗚呼。但求無事。旗翻白盡。
托同胞種變黃。如是貪生怕死之流。嚇死的官魂等衆。云云。

一心召請。熱心志士。革命健兒。爭誇天保城中。競說黃花崗上。(白)流完鐵
血。拚將大好頭顱。喪盡良心。成就許多都督。嗚呼。兎死狐怨。新鴈典鵠。
巢鳩占舊祠堂。如是陣亡將士之流。送死的孤魂等衆。云云。

一心召請。當今國士。蓋代偉人。號稱福國利民。實則爭權奪利。(白)董狐不
作能逃。一字之誅。黃雀相隨。偏飲六門之彈。嗚呼。廿省空開追悼會。九
原難保。未亡人如是沽名釣譽之流。打死的英魂等衆。云云。
一心召請。同盟女俠。參政英雌。此身不惜犧牲。那話何庸寶貴。(白)舍生取

死說來革命有功轉女爲男快去投胎轉世。嗚呼禍水冲坤平等路陰風吹殺自由花如是不甘雌伏之流狂死的芳魂等衆云云

一心召請一班怪物四黨同人身爲覽子駄旂眼看瘟神拜帥(白)情殷附驥彈來劉李之冠技慣吹牛吃飽孫黃之屁嗚呼一點正經都沒有十分反對盡虛無如是興風作浪之流爭死的頑魂等衆云云

一心召請巍巍兩院衰衰諸公雖然一票爲難儘有千金肯賣(白)神通廣大墨壺生翅而飛性命交關首席抱頭而竄嗚呼國會竟如新戲館陰司無此好茶坊如是清談誤國之流吵死的蠻魂等衆云云

一心召請烏烟老嫗黑籍冤魂千金罰款難籌五等徒刑甘受(白)一床草薦可憐萬念俱灰半寸桐棺贏得全身落土嗚呼枉死有人先飲彈餘生無處再吹簫如是老槍大癮之流戒死的冤魂等衆云云

一心召請死亡百姓遭難流民已經家破人亡還要兵荒馬亂（白）一身何罪脂膏刮得精光大眾皆僧國土難登極樂 嘴呼不死也愁無路走投生還恐做人難如是銜冤抱恨之流苦死的亡魂等衆云云

一心召請幾家小報各黨傭奴言論號爲文明世界變成黑暗（白）有聞必錄雞毛亦當文書惟利自圖狗盜也稱神聖 嘴呼老宋有知應蹙額小唐無奈不揮拳如是妖言惑衆之流該死的遊魂等衆云云

壽頭麻子壽序

壽頭麻子者不詳其家世其友人滑頭麻子欲與結納思有所以諂諛之者乃乘壽頭麻子壽誕之期齟余爲序固辭不獲爰就滑頭麻子所述行實仿諛墓之例爲之序曰先生姓壽在家庭間爲元首故加徽號曰頭以其面部微有凹斑人遂稱之爲麻子其實乃先生之福相故天公加以密密之圈也

隱居鄉間。足蹟不履城市。布衣菜飯。淡泊自甘。有古隱士之風光復之際。民軍需餉孔殷。鄉間富戶。動被強迫。輸捐怨聲載道。獨先生慨然曰。吾家幸有擔石儲者。民軍之所賜也。且吾旣爲國民分子。詎能免於捐納。乃罄所有。以獻。民軍得一磁面五彩之勳章。或告之曰。此勳章乃上海商務書館所發行之紀念品耳。五銅元即可購得一枚。子乃以倉米百石易此區區。不亦僥乎。先生曰。否。吾之所以輸助軍餉者。乃爲國民應盡之義務。豈爲勳章計哉。聞者偉之。此足以見先生之愛國心矣。先生嘗倩成衣匠製大呢禮服。匠知先生生平未嘗製一長衣。度其可欺。則索材料四倍於人。而工資亦昂十之七。或告先生。請其計算。先生莞爾曰。同胞四萬萬人。貧富不均。一旦冠服革新。安望通國之人。禮貌適度。故吾甚願集合一萬萬同志。各令此匠製禮服一套。則其所賺之料。勢必以廉價出售於人庶。我四萬萬同胞。皆不致有無衣。

之嘆。此又足見先生對於社會上公益之熱心矣。先生居恒出而乘車之資亦倍於人。先生曰：勞動界以苦力卜升斗，損於我者小而益於彼者大。吾何爭此錙銖哉？此又足見先生之以慈善為懷也。先生原抱獨身主義，好色不淫，嘗腰纏十萬，走馬於章台間，卒至床頭金盡，未嘗一轡，故在花叢中，莫不傳誦壽頭麻子之名，謂為馬融第二。此又足見先生守身之潔也。先生老而無子，人家小兒女輒願請為螟蛉，採用日本民法，而為養子緣組，或謂先生百年而後財產悉將他屬。先生曰：然為兒孫作馬牛者，其愚不可及也。諸螟蛉果能為予相續之人，則吾壽氏一姓且將滋蕃天下，至便宜事殆無過於養子。別人為我撫養，而我以之為嗣，較之躬自鞠育者，勞逸為何如乎？聞者咸服其識，是又足見先生之經濟亦足以見先生之曠達矣。凡此諸端，凡人莫不笑其為愚，而在君子觀之，則覺其道德之心實有大過人者，是無怪乎。

壽頭麻子之名盛稱於世而壽頭麻子之壽又比衆特長古語所謂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者殆爲壽頭麻子先生而特設者歟先生之壽幾何則已二百五云

擬織女致牽牛書（民國四年作）

金風玉露居然盼到一秋相見在卽心爲之躍明日之夜郎君來就妾耶妾來就郎君耶非有預約且恐相左往歲輒在鵲橋之上牛車相值幽會竟夕苦爲風露所欺殊於衛生有碍自今伊始爲天長地久之計必當籌定一種良策茲值歐洲戰事舶來之品來源告竭外國綢緞因而大貴中國織物亦將供不應求妾年年織錦存積頗多偷以輸出下界得價必優擬於空中建一樓閣君來妾往適當其中旣不耗却可憐可貴之光陰亦得免於載欣載奔之勞苦郎君如以爲然明日務乞帶同洋行小鬼前來俾得當面議價將

所有存貨盡行出脫時不可失幸速圖之。

代牛郎答織女書

正切馳盼得來書大慰早知銀牆碧漢間亦能傳遞書簡悔不日日寄一封書也卿意擬將雲錦輸出下界甚善甚善向不敢以此請者爲念十指勤勞一梭辛苦粉潔脂香之手澤豈可付諸俗子凡夫今承卿意不以爲嫌則僕不敏竊有進焉近見風報載稱杭州所出一種錦緞現價漲至每尺半元吾卿所織七襄雲錦雖不知其丈尺幾何姑作七丈計則每疋已售得三十五元每洋一元得兌大錢一千三百餘文但使售出三疋已得百元有奇可兌大錢十餘萬矣曩欠天錢十萬初以愚直之故不知天錢一文究值若干近得某大律師解釋謂天錢二字實係一大錢三字併書如果履行債務而吾丈有所不可則彼必當出蒞天庭爲我辯護由此而論卿果肯以雲錦出售

者吾儕之債務可以立時清償矣更以其餘修葺予之田舍改爲洋房與卿共室而處正不必別構空中樓閣矣而余之牛亦將無所事事宰而殺之以供大餐豈不快哉喜極無寐坐以待旦書不盡意容面罄焉

祭虞美人文

維年月日烟霞窟主以空盤一具空斗一隻殘燈一點老槍一支哭而致祭於虞美人之靈曰嗚呼美人汝竟與汝所謂愛汝者長辭永訣也耶我之愛汝直同性命憶昔相逢我方渴病感承卿意與我接吻情逾膠漆偎形傍影燈邊小語口香微噴肺腑之交肝腦爲沁楚腰一搦纖不盈寸入懷飛燕無此嬌靚巫雲一榻春痕滿枕今汝之身化爲微塵空床轉輾捫之無痕衾邊枕角餘馨空存孤燈照壁黯然而昏夢中彷彿出門四覓昔遊之地風流頓歇歡苗愛葉剗除淨絕既無望於再生將奈何兮今夕痛黃土之一坏亦銷

聲而滅跡。言念及此。能無涕泣。嗚呼痛哉。吾生有涯。相思何極。拚形骸之消損。存生命於呼吸。美人有知。盍爲我思。今日之我。乃類於癡沈。腰益減。潘鬢成絲。垂死之病。蓋已多日。一息之存。殆無幾時。嗚呼。美人在天之靈。倘憐惜夫。惺惺汝其來格。而來歆。尚饗。

擬靈鵲訴冤狀

訴爲身遭踐踏。不勝壓力。乞賜免除。徭役事。竊查下界中國。素號專制。人民苦於徭役。故有人不如鳥之嘆。顧自民國成立以後。戶役法亦經廢止。具見世界已進文明。惟獨身等每年七夕。仍須服役。填橋相形之下。仙凡勞逸。轉成反比。不且貽笑於人間乎。世有空中造橋之謠。蓋言天下事之無從着手者也。身等當此苦役。背負肩承。使盡虛勁。卒致羽毛剝落。患勞傷而死者。蓋已指不勝屈。宛轉哀鳴。誰其矜恤。較之飛而食肉者。賞罰豈能言均。夫以天

帝之孫步小於蓮。身輕似燕。身等仰承芳澤。固自距躍歡迎。但其襪羅輕點。之時。輒足令人骨爲之酥。心爲之癢。萬一忍俊不禁。同墮慾海。則此重咎。誰能勝任。此鵠等所以翼翼小心。不勝惶悚者也。尤不堪者。牛郎體笨。身粗。大踏步來。已自不勝其重。乃復牽一牯牛。亦與此會。四蹄並下。臭汗淋漓。鵠等渺小。之身不幾。爲踐踏如泥耶。不識牛郎。何心挈此蠢物。而爲良伴。而以天孫之尊。亦並歡迎。此畜牲者。誠百思而不得其解。鵠等與牛分屬平等。彼乃龐然自大。橫施壓力。恥辱之甚。寧有過此。此鵠等所以憤憤不甘。必欲同盟罷工者也。伏念天帝旣許牛女二人。一年一會。則牯牛本善。泗水正不必藉鵠等架空之術。達摩蘆葦大士。蓮花。彼無知之草木。尙且能渡弱水。況乎牛性。猶人。而謂其不如鳥乎。爲此訴請察核。可否。特乞天恩。免除此役。一面勅令牛郎。自後渡河。卽當効仿老子。而翹翹之鵠尾。固不如磐磐之牛背穩也。

庶俾鷙等得免。再抱戕尾之痛而使彼牛亦得一逞吹皮之技。鷙等甘爲牛後。項德上訴。

擬請示笞刑查驗手續詳文（民國四年作）

詳爲尊重人格。請賜解釋飭遵事。竊讀本年十一月三十日報載黃陂縣知事對於徒刑易笞條例第二條之規定。平擊其臀云云。以應否。脫褲施行。詳請高等廳核示在案。當奉通飭。以脫褲受笞殊失尊重人格本旨。若不褫脫。又易取巧作弊。爰定由執行官於執行時僅令着單袴一層。並須先自查驗。不准夾物。塘隔等因。具見鄂省長官奉行惟謹之至意。知事同爲民國官吏。兼理司法。對於此例。自應一體遵行。無或岐異。惟於執行手續上。竊有不得不專詳請示者。蓋以查驗之際。若使知事趨近犯人身畔。鞠躬俯就。伸手摸索。似於形式上有類捧馬屁之行爲。而心理上亦不免起龍陽之感念。若不。

脫。袴。而。爲。查。驗。則。隔。靴。搔。癢。仍。恐。不。免。有。夾。物。之。弊。若。使。脫。袴。就。驗。則。犯。人。
高。舉。其。臀。赤。屁。股。與。知。事。當。面。倘。其。偶。一。不。慎。一。屁。彈。來。豈。不。有。失。知。事。之。
尊。重。抑。且。大。庭。廣。衆。之。間。旁。聽。席。上。保。無。婦。女。則。知。事。但。觀。其。後。猶。可。忍。也。
而。旁。觀。者。瞻。之。在。前。寧。不。赧。赧。然。哉。此。於。尊。重。人。格。之。本。旨。要。皆。有。所。未。當。
知。事。籌。維。再。四。頗。難。決。定。而。原。文。但。言。查。驗。並。未。規。定。應。否。脫。袴。受。驗。自。未。
便。冒。昧。執。行。爲。此。詳。請。察。核。俯。賜。解。釋。查。驗。方。法。批。飭。遵。行。實。爲。大。便。謹。詳。

戲擬彷行酒類公賣策（民國四年作）

讀報知酒類公賣局已奉大部核准飭由京兆財政分廳妥籌辦法並迅速
詳擬章程在案現將推行全國歲入一萬萬元操券可得聚斂之策實至且
盡中國富強誠可立而待矣惟某竊有進者全國四萬萬人未必人人嗜酒
每人每年負擔酒稅五角若無二萬萬人嗜酒則此一萬萬元之收入要亦

未必可持抑且酒價騰貴並非人生必要之品或竟因而減銷亦在意中爲聚斂計稅率不厭其苛稅源務求其穩則以酒類收歸公賣何若以糧食統歸官賣之爲得也查食米平均每人每日約需一斤若以食米收歸官賣比較酒類公賣辦法每斤加價二分是每年每人負擔米稅可得七元三角以全國四萬萬人計算年可收入穩固之稅二千九百二十兆元較之酒稅直加三十倍許而人民以食爲天尤無反抗之餘地似於厲行惡稅政策並無違背爲此擬具章程開列於後以供撰擇

一、凡中華民國領土上除租界外所有田畝出產五穀概須報由糧食官賣局聽候收買不得隱匿及私相授受並不許自種自食其收買價格由官賣局定之。

二、凡中華民國國籍人民除在國外僑民及外國人居留於本國國內者外

需用糧食必須向糧食官賣局繳價領購每日每人至少須在一斤以上不滿一斤者亦須照一斤繳價

三、全國各省縣城鎮鄉市原有私立之糧食店自糧食官賣總局成立後概須繳納特種營業稅並請領登錄證書認銷糧食歲額若干先行具繳全額或半價於官賣局聽候隨時給發以資出賣卽認該店爲官賣分賣機關

四、人民習慣南北不同有食麥麵不食米者每日每人亦須負擔米稅二分但由國家予以俸給者在服官年內得免輸納此項米稅以符取之於民無損於官之本旨

五、違背本章程者之罰則另訂懲治反抗米稅條例及施行細則施行之但至少當處以一千元以下九百九十九元以上之罰金

六本章程以中華民國最後之一年行之。

戲擬山神土地詳覆省城隍司文（民國四年作）

詳爲奉查烟苗蝻子。實已淨絕。事案奉 鈞司飭開江蘇省內現奉巡按使
實力搜查烟苗。懸賞挖掘蝻子。一以剗除毒卉。慎重外交。一以保護嘉禾。顧
全民食。固已法良意美。可謂積極進行。特恐吏惰民偷。難免敷衍故事。並聞
江北等縣竟有奸人散布烟籽之事。而江南各處尤有委員隨地得蝻之報。
似此搜不勝搜。挖不勝挖。非有神助。何以告厥成功。爲此飭下查勘等因。奉
此。遵經派委千里眼順風耳。會同齊天大聖土行孫等分頭查勘去後。旋據
復稱烟苗一項。現值禾麥叢生。無從察看。但各縣印委早經結報。肅清有案。
當然無復存留。至於散布烟籽之說。要不過如小說家之伏線文章。不必定
有其事。即使撒有烟籽。亦可保其不能發生。蓋於搜挖蝻子一役。實有相互。

之作用也。查搜挖蛹子方法必須掘土尺許，翻起搜尋，各該印委雖未能實力奉行，處處挖掘，但據人民稱述，近來知事類係前清能員，搜刮地皮，實其能。事故有經官一任地低三尺之諺，是地皮既經搜刮，地面上之烟籽自必不可保。其無若地皮下果有蛹子，勢必粒粒檢出，按斤領價，何肯放棄利權，至於烟苗尤屬奇貨，發生之地既可充公犯罪之人，尤可重罰，一舉數得爲之。官者詎有不知？由此推想，足知所有地皮，實已搜刮淨盡，斷無蛹子煙苗存留之地，儘可放心等語。據此復經小神等訪查無異，緣奉前因，理合備文詳復，仰祈察核謹詳。

獨家村之痛史（民國四年作）

却說梁山泊的大盜，這一日竟把一封戰書交白日鼠投到獨家村來。上面略說限你二十四秒鐘，快把田房財產盡數交割，否則大兵到來，雞犬不留。

這獨家村中衆家兄弟聽得這個消息個個磨拳擦掌一片聲嚷說如果強盜敢來我們一定殺他一個片甲不回快把來使宰了正嚷着中間一個老者道慢着慢着你們鼓着勇氣果然可敬但是我們村裏又沒得兵器這些鐮刀斧鑿怎敵得他的那些槍砲一個道你老人家不要短了自己的志氣強盜至多不過來了幾百我們村裏人少算也有幾千十個打一個難道打他不過便有槍砲也不過一砲打了我們兩三個人還有七八個人趁這當兒跳近身邊去一刀一個怕不宰了他十七八頭來老者道若在岸上果然我衆彼寡不怕什麼但是他們來時必從水面上來我們又沒得兵船好去水面上攔他只在岸上守着如何抵敵得住我們即使也有大砲轟將過去未必得準多分落在水中他若一砲轟來總在我們村裏少不得有幾家子屋破人亡所以我想終是不打的好有幾個道我們已在關王廟裏發過咒

的。誰怕什麼死。只要你老人家發個命令。我們馬上就去。有幾個道發誓呢。
我也發過的了。只不過明明看見一隻老虎來了。我身邊又無寸鐵。教我走
在前面。把腦袋送向虎口裏去。我可不去。有幾個道。強盜真個來了。你們都
不打緊。好拖着棍子逃的。我們這些拖兒帶女的女眷。可不是遭了死劫。有
一個道。我也這般想呢。如果我們這個村莊。竟被強盜硬占了去。死的不必。
說活的都做了俘虜。比做奴隸還要不如。田房財產不要說起。當然是全挂
子歸了他了。而且仇深切齒。要殺要剉。還有什麼好說。我想不如和和善善
的送給了他。他的便宜。衆人道。豈有此理。放屁。放屁。天下有你這樣的混賬東
西。好沒志氣。當下七張八嘴。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但還守着規矩。只望老者
說出一句決絕的話來。大家便好一心一力的對付。強盜誰知這老者心裏。
早已打定主意。隨你一般後生小子。天高天厚的說去。他却慢慢地回到家。

中向床上一躺。嘆一口大氣道。這般血氣方剛的孩子。懂得什麼。不想我這獨家村所有的田地財產。雖說是我家的。但只田地上的出息。每年要還鄰村的佃租財產。上的利子。大半要還鄰舍的債務。按到實在。早已不算。是我家的了。如今強盜來劫。只算是強劫鄰舍家的。於我什麼相干。我又何必去替鄰舍家出這死力罷。罷。只要我睡着的。這張眠床。還得安穩。以外的東西。隨他去罷。來來梁山泊的天使。我便都依了你罷。這話一出。梁山上強盜果然滿了意。去只聽得村中一片聲囁。將起來道。哎吓吓。氣死我也。獨家村。不是你老頭子一個人的私產。如何一個兒倆。起主來。不承認。不承認。打！打！！！強盜打不過。打打你老頭子。可是一等拿手。於是一唱百和。只一下裏。便把個獨家村鬧得天翻地覆。也有乘勢打劫的。也有借端殺人的。直攬得鬼哭神號。屍山血海。其中還有沒見識的人。竟把小強盜捉來。打死了。

一個登時梁山上大夥強盜一齊閩上獨家村來始終免不過了一場浩劫。先是村裏人打村裏人後來強盜來打村裏人再後來鄰舍請了官兵來打強盜再後來強盜雖然打退梁山泊也踏平了但是獨家村已經變了五家坡了再後來這五家鄰舍因為分配不均又打起來直打到沒個收場不知後事如何在下也無從說起只記得後人有詩道

弱肉強吞無可說

臥薪嘗膽最相宜

越王便是千秋鑑

暴虎馮河不足奇

擬推廣救國儲金策

救國儲金總額不過五千萬元以全國四萬萬人口均之每人但須出洋一角二分五釐即足以湊成此數現距民國四年年終尙有二百餘日若使每人每日儲錢一文則至年終亦可湊成此數是誠輕而易舉之事也擬爲推

廣辦法如左。

一於各市鄉等處設立救國儲金分櫃。即以就地市鄉紳董掌之。由總事務所印發一種印花。分爲一文。五文。十文三種。凡納儲金者。按數給與。（說明）此種印花。積滿若干。得以換取獎證。或請封贈褒揚。人心好名千古不易。此端一開。儲金必大踴躍。且必有人薦買。

一無論大小人家。各自計算人口。連僕役傭人一併若干。按照人數。每日每
人應各儲錢一文。由家主負擔。官署店家妓院。仿此光棍乞丐。則本身
負擔之。（說明）救國儲金。純然爲良心上之輸出。故不必按戶查丁。防其
隱匿。蓋每人每日僅僅出錢一文。八口之家。亦能勝任。而堂下百諾者。更
無論矣。卽爲乞丐。亦不過每日多費乞取一文錢之工夫。何慮無着。

一前項一文錢之捐法。是爲常捐。不妨年年行之。現在一時繳納多數儲金。

者可作特捐。其人苟具救國熱忱。要不妨仍納每日一文之經常儲金。（說明）以中國之大。欲興實業。欲練海軍。區區五千萬元。不過一度之開辦費耳。爲永久計。要不可無常年的款。與其將來再由政府強制征收。不如預早垂爲定例。以全民信。

一各種商店爲招徠主顧起見。不妨趁此機會。一出風頭。凡購本店貨物。卽以貨價十分之一。助入救國儲金。於收價時。掣給印花若干。付與買主。（說明）藥房書坊。恆有贈彩之舉。何如改行此法。戲園妓院。尤可以此號召。人客羊毛。出在羊身上。此種轉嫁的輸出。實於商家有益無損。

以上辦法。雖覺瑣碎。但積少成多。爲力滋厚。在輸出者。亦必不以爲苛。苟其力足以一次繳納一年之費者。亦正可以聽其自便。若照現在辦法。譬之和尚化緣。開簿面者已書助千金。而最少數亦復數元。數角富翁見而皺眉。貧

者望而却步。恐不易收全效也。質之當局以爲如何。

滑稽新聞之一（民國四年作）

近來銅床鐵床市價大廉。各洋行家存貨山積。絕無銷路。內地木器店所有踏步湖式等床。以及藤棚綜墊。亦均無人顧問。寧波溫州等處所產席子。亦無銷路。而茅柴刺薪。則市價飛漲。一般木作工匠。現今改業爲樵。以供社會上之需要云。

江北猪仔銷路銳減。而販猪者獲利反多。因將毛猪賣與屠戶。所得代價甚優。此猪被宰以後。仍可將猪肩。回毛骨血肉。肚肺腸腎。一無損失。惟不能第二次賣錢耳。蓋猪肉實無人買。所爭買者。惟猪之苦胆耳。一猪只有一胆。供不應求。故膽價甚大。聞每兩已漲至六百五十串。據統計學者大量觀察。謂中國人浮於猪。每人平均至多不過能嘗胆一毫。

上海製造鉛字銅模作坊。現開夜工趕造一種銅模。以應各報館澆字房之用。聞所造銅模總數雖多。實在只得兩字。因此兩字各館所備一三四五號銅模之內。均只每樣一個。日夜澆鑄。尙不敷用。故必添配多數之模。始克濟用。按此二字現在新聞告白時評小說。均繁用之。卽愛國二字云。

戲擬印花土改良銷售法

印花土一經剪開。搗碎或熬成膏。或成烟泡。卽失保護之效力。而成犯罪之證據。人民惕於刑罰。竊恐銷路不無窒碍。而印花土只許買。不許吃。揆之情理。亦不可通。此等愚民政策。誘人犯法。要亦非我賢政府所忍爲。茲擬改良銷售方法。倘亦當局者所樂於採擇者歟。試舉於左。

一、改印花土爲印花煙泡。由政府特派專員督造。開一極大工廠。雇用烏烟老將。專製此種烟泡。形式略如鎗彈。乘熱時用雕刻銅版陰模。印成極細。

花紋並字以杜假冒。

一、將救國儲金所擬開辦之兵工廠先行開辦專造一種官賣煙鎗其煙斗與鎗枝連合處加用封條不許開挖每至塞窒不通必須繳還官廠另出官價領用新鎗其他燈籤各種附屬品亦由官賣。

一、烟鎗收還烟灰卽歸官有由官廠配合印花土熬打成泡獲利必厚。

一、烟泡既有凸紋印花雖在臨吸時亦可辨認不致冤屈平民誤蹈法網其有不善吃高裝烟者勢必不擅把火易於塞窒一經重捏印紋必致湮滅即可按照刑律科罰收入愈豐。

以上辦法似較給發吸烟牌照尤爲有利無弊一般大癮家亦必歡迎而印花土之銷場亦必廣暢且於製造廠中尙可位置多數總辦司員食之者衆爲之者疾生財大道其在斯矣。

說諺文

諺文以諺諺而成文章者是也。諺諺而不文則笑話耳。不可以爲諺文。抑且方音各別。風俗互殊。此以爲可笑者。述之於彼。未必以爲可笑。笑林廣記爲中國笑話大觀。其實可以博普通之一笑者。什不得其一耳。繆蓮仙之遊戲文章。不過以文章爲戲游耳。非諺文也。故吾以爲文字中。殆莫難於諺文。自古迄今。諺文亦復爲汗牛充棟。求其一二。足以供人噴飯者。又什不得其一。或以文字形容。足供一噱。而述爲白話。則卽索然無味。以白話述之。則堪捧腹。演爲文字。則亦索然無味。諸君不信任。以何種之笑話。演爲文言。或以諺文。譯爲笑話。以示於人。其足以博人一笑者。恐百不得一矣。蓋諺文。大都偏於諷刺。而笑話。則但取於解頤。述笑話者。得以聲色爲助。而爲諺文者。惟賴字句傳神。此其感動於人者。固已判然分其優劣。故聆笑話。而前仰後仆者。

在有之讀諧文而啞然失笑者百不得一也。且吾嘗於此中研究。凡述笑話者。假使其人正襟危坐。侃侃而談。則無論何種可笑之話。亦不足以引人之笑。必也一語既出自以笑聲提倡而後應之者。譁然蓋人之笑與呵欠等。亦一傳染病耳。諧文則異是。苟其人於窮愁極憤之時。則以漓淋痛快借題發揮者。視爲可貴。苟其人於沈悶鬱抑懷想美人之際。則以纏綿悱惻者。視爲可貴。若或反之。則皆視爲取憎之物耳。夫以文字刊之書簡。書簡乃無知識之物。詎能投其所好而博其人之歡笑。故諧文之不足以博人解頤者。宜矣。綜觀古籍。足使讀者破涕爲笑者。平心而論。未嘗得有一篇。周紅樹有言曰。作諧文爲諷刺語。易爲解頤語。難旨哉。斯言於以知人世。難逢開口笑。直名言矣。游戲雜誌。乃以諧文爲冠。意蓋欲使開卷之人。得以一笑而破千愁。然吾以爲天下人。惟笑最難。試執途人而問之。曰。惟汝生平亦有可笑之事。

否乎。其人必將搜索枯腸以爲我可笑者未必人亦以爲可笑終而至於雖可笑者亦皆視爲無甚可笑必不能發一言而去游戲雜誌乃必課人以譖文毋亦惡作劇哉聚星堂作雪詩有禁體吾竊欲於諧文一欄亦有禁體所禁維何曰勿作諷刺語必作解頤語也諸君亦有能之者否乎吾則敬謝不敏故吾所作之諧文亦以諷刺語爲多其實非諧文也撫躬自愧用爲此說以就正於諸君子諸君子其亦有以進而教之否乎。

擬地府推廣警察令

案查鬼國元年十二月間據酆都縣知事轉送該縣城自治會全體鬼議員議決興革事宜十件第一件內開地府亟應設立警察以資預防危害保全安寧查有惡狗村諸狗向能辨察異言異服站崗守夜尤具勤能堪以派充黃泉路上警察之用庶免另籌餉給設所教練之煩其警署長及分署長警

官長警等卽以該狗之大小量予任用所需服裝得取剝衣亭剝存衣服充
用等語當經本府核准訓令鄧都縣遵照組織在案旋據該縣呈請採用陽
世編制經由本府任命狗頭爲警察事務所所長狗心狗肝爲枉死城惡狗
村分事務所所長並由各該所所長薦任四眼狗等爲四鄉派出所所員各
該狗等任事以來尙能克盡狗職鬼論翕然上年陽世二次革命鬼世界得
免波及厥惟狗警檢辦理得力之功爰經本府仿照陽世現行警察官吏獎
勵懲戒規則舉行年終考績委派老黃狗爲警務視察員會同鄧都縣知事
按所實行考驗將狗頭狗腦狗心狗肝等分別量予褒獎記功以昭激勸在
案惟據視察員報告鄧都縣境遼闊現在各級自法機關均已仿照陽世辦
法一律停止輔助鬼官廳辦理鬼政機關悉惟狗警察是賴而狗務紛繁狗
盜充斥僅此少數惡狗充任警察實屬不數分配茲據陽世某警察廳批答

二郎神代狗呈詞（見游戲雜誌第一期滑稽文）允將陽間野狗大批運送前來查此項野狗既係警察廳專案保送自必具有警察資格狗材難得時不可失合亟令仰酆都縣知事卽在枉死城惡狗村等處發貼布告招攷狗警多名開具名單並核就地情形推廣警察區域增設分駐所或派出所卽將考取各該狗派充六等警察務達徧地皆狗無警不察之目的毋稍延誤切切此令

儉德會簡章別解

一不狎邪 謹按邪者不正之謂也。狎者親而近之之謂也。以廣義言之無論男女凡有不正之行爲者皆當目爲之邪。舍正人君子外皆不當近以狹義言之則所謂狎邪者卽杜牧之狎邪游也。私娼密賣淫是爲不正之營業而小星姬妾亦非正室皆當目爲不正之列可玩而不可狎明矣。以

法理論之則公娼爲官廳所許通姦無夫之婦不爲姦非則凡爲法律所不禁者其爲正當可知要在不在本條取締範圍之內且白茶園可打鑊邊酒可吃但使一毛不拔一文不費亦卽合於儉字之本旨

二不賭博 謹按博者大也賭而曰博是大賭也大賭足以破產自不合於儉字之義故依本條解釋小麻雀可又豆兒牌九可打狀元紅可擲橫塘鑄角之攤可搖但勿拚命狂賭籌碼輸却立卽起身打賴亦不失儉字之本旨

三不必以酒肉晏客 謹按不必者非絕對之辭也酒也肉也則爲單獨指定之品本條文義以爲晏客未始不可但不必定以酒肉爲饌既有魚翅燕窩蝦仁鴨子等類卽不必定有大塊肉爲之後盾食肉者鄙若必以肉晏客將以爲主人鄙之矣至於酒則紹興燒酒本非珍品若以普通之酒

餉時髦之客。豈足稱晏。故曰不必。若以白蘭地惠司格香檳之類。晏客則固不名爲酒也。然而更有進者。吾人旣遵會章。不必以酒肉晏客。旣曰不必。自無必要之可言。則不妨於終年終世。老吃白食。當亦不失儉字之本旨。

四不必華服 謹按華服者。中國之服也。不必華服之對面文字。卽是必要西裝。西裝服式。冬令只須領袖用皮。以壯外觀。不用皮裏。不穿棉襖。棉袴只須一套衛生衫袴。一件背心。一條呢袴。一件外衣。便足過了一冬。豈不省錢。省事。然而穿中國粗布單小衫袴。能於風雪中聳肩縮頸。度日卒歲者。正不必改穿西服。故本條之規定。特用不必二字。不曰不得華服。而曰不必華服。正以其便宜。以期合於儉字之本旨。

五不輕寒素之士 謹按所稱爲士者。不過四民之一。其他如農工商等。當

然。不。在。本。條。規。定。之。內。則。輕。而。賤。之。可。也。又。所。謂。寒。者。反。乎。熱。之。謂。也。惟
讀。書。之。士。能。不。趨。炎。不。熱。中。固。當。重。之。然。而。條。文。不。曰。必。重。而。曰。不。輕。蓋。
亦。有。深。意。存。焉。寒。酸。之。士。不。可。與。近。窮。措。大。動。輒。絕。糧。借。貸。爲。累。不。淺。烏。
可。器。而。重。之。故。曰。不。輕。蓋。亦。輕。之。不。可。重。之。亦。不。可。也。若。如。孟。嘗。好。客。管。
鮑。分。金。則。又。何。儉。之。有。

以上五條謹就原定條文加以詮釋將爲入儉德會而不履行儉德者辨。
護之地敬以質之會長不識能准如法律館之箋釋理由得與原證並存否。

新四書

子見南子發憤忘食門人問曰何爲其然也子曰好色人之所欲也由也彥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必殺之子路曰賊夫人之子人可殺與來勇者

不懼不讓於師。唯送死可立而待也。子曰：野哉由也！好勇過我。予死於道路乎。請勿復敢見也。

子曰：賢哉回也！不待父母之命，自行束脩以上。不學詩，不學禮。有酒食，先生饌不出三日。必饗酒肉，而後返。待先生如是其忠，且敬也。賢哉回也！

子疾病。三月不知肉味。有餽生魚於鄭子產。子聞之曰：魚，我所欲也。巫馬期以告。館人求之，弗得。反命曰：校人烹之，割不正，不得其醬。夫子喟然嘆曰：命矣！夫天之將喪斯文也，魚餒而肉敗，啓予足，足予手，鳴鼓而攻之。

齊人有一妻一妾，居陋巷。不改不樂。子在川上窺見，室家之好，喟然歎曰：我獨無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坐以待。旦俟其亡也，而往拜之，稱之曰：夫人某，在斯。良人出，又顧而之他。比其反也，二者不可得兼。彼亦人也，我亦人也，無以異也。二嫂使侍，朕棲不亦樂乎？其妻告其妾曰：孔子聖之時者。

也願留而受業於門不摟其愚不可及也則將摟之乎

子曰小子聽之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老而無妻曰鰥邦君之妻假我數年不幸短命死矣一三子舉爾所知有托其妻子於其友夫子欲之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席不正子哭之慟王孫賈問曰傷人乎子曰朋友死何有於我哉非夫人之爲慟在陳絕糧比及三年未嘗飽也雖蔬食菜羹亦我所欲也以吾從大夫之後席不正不坐三嗅而作望望然去之予不得已也子曰有婦人焉長一身有半及席其大無外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吾老矣不能用也以爲能勝其任也其由也與子路聞之喜歌而過孔子曰己所不欲弗施於人

齊人歸女樂子曰樂而不淫未盡善也公西華曰仲尼戒之在色不可以長取樂今之狂也蕩後世必爲子孫憂夫子哂之曰朽木不可雕也侍妾數百

人雖欲弗用不可得也。季桓子受之與朋友共禮也。竊賈而逃則吾豈敢。子見南子。魯肩誚笑稱之曰夫人桃之夭夭不亦樂乎。子路曰先生將何之。若有一個臣又從而追之則如之何。夫子莞爾而笑曰夫人不言斷斷焉無他技。竊賈而逃從我者其由與。

子曰賢哉回也。嫂溺援之以手。鞠躬如也。人皆掩鼻而過之。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子疾病不可以風儀。封人請見。閉門而不納。康子饋藥。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左右皆曰人之將死無可禱也。自作孽不可活。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亡之命矣。夫子聞之曰老而不死是爲賊。是非爾所知也。

齊人有一妻一妾。當暑二女裸浴乎沂。子在川上。睨而視之。曰時哉時哉。白玉之白。猶白雪之白。其間必有可觀者焉。惜乎吾老矣。視之而不見。吾何以。

觀之哉。

子曰。小子聽之。鄉人讎燔肉不至。二三子其求之。與返命曰。肉雖多割不正。子曰。無傷也。子路行以告歸孔子。豚色惡臭。子路曰。請嘗試之。子不語。訴訟然有喜色。匍匐往將食之。三咽已。顰蹙曰。三月不知肉味。其然豈其然乎。門人惑。三嗅而作。舉疾首蹙額而相告。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出而哇之。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必饜酒肉而後返。觀其色怡怡如也。子路曰。臨喪不哀。圖哺啜也。難矣哉。小子鳴鼓而攻之。

子曰。有婦人焉。昏暮叩人之門戶。巧言令色。求善賈而沽諸。則如之何。子路率爾而對曰。如五六十。固所願也。顏淵曰。惡是何言。此物奚宜致哉。閉門而不納。子曰。旨哉言乎。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回也不愚。

齊人歸女樂。聞絃歌之聲。子曰。洋洋乎盈耳哉。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夫我

則不暇。或問之曰。何也。夫子憮然曰。鄭聲淫。猶沓沓也。血氣既衰。則具體而微。以爲不勝其任矣。不然。則丘竊取之矣。非惡其聲而然也。或曰。富貴不能淫。是焉得爲大丈夫乎。（按此文乃述新聖人口吻。非誣譏古聖人也。）

飛行記

予不自知於何時。身入睡鄉。吾身有如繭縛。不可轉側。目無所見。耳無所聞。沈沈杳杳。並知識而俱無不知。歷幾何時。忽覺奇暖徧體。作癢弗可忍。耐極欲爬搔。而身弗能動。啓我雙睫。賴有稍稍隔幕之光。則知我之身軀。裹在羅衾之中。惟睡態弗良。至囂其首。乃探而出之。則覺有至猛烈之光線。奪目幾眩。幸爲和風所吹。精神漸以恢復。惟手足尙在衾內。衾裏甚密。弗獲推衾。而起。則不得不自食口。蛇行而出。顧余身被束縛既久。一旦脫穎而出。覺頗舒暢。因而拂拭襟袖。則覺所御之衣。爲狀至怪。極似鄉黨所記之孔子寢衣。長

遙一身有半廣如鄂被似有機軸貫連吾背我欲動者則廣幅舒張似可凌虛而起予乃驚喜過望竊念吾身乃在最新式之飛行機中乎時好風方自東來吹我衣袂翩翩欲舉自覺身輕如絮幾不可以自持則竟盤旋於空中下視所經之地殊不辨爲何所茂林叢樹名山大川觸目皆是俱向足底如流而過俄頃風力少定予力且憊漠不自覺墮於平地之上此地不知何名風土特殊予所駐足之處平滑如砥不生寸草狀若琉璃廣不過百步稍稍行動則地軸且顫以意度之殆浮載於空氣中之星球也故其四邊凌虛冒險俯眺則數千丈以下山林叢脞固人間界也行人如蟻類不我見而我視之亦惟作黑色小點不能辨其形狀仰而視之則見如我所履之地尙不知有幾千萬處似雲非雲高下層疊類可攀躋而登予因移步近之則有飛梁接於鼈柱之上果緣而登者爲狀亦險因復審視上層之平地見有細草叢

生狀如麥浪。乃不生於地面而反生於地背。爲可怪耳。方予審視間。忽覺上層之地搖搖欲墮。若使壓而下者。則吾身立扁。因之大怖。急復運動我之飛行機而升。任其所之。初無成意。不圖俄頃之間。又復抵一奇境矣。吾身所駐之地。似一小島。地勢略如長蛇。下臨大海。汪洋無垠。莫窮其極。島中樓閣櫓比。悉以紅玉爲房。不可勝數。小者如圓亭門戶。四閉不得而入。其上似有天窗。予乃猱升而上。自屋頂窺之。覺有異香一縷。直透予腦。沁入肝脾。幾乎醉。醉以意度之。殆酒窖也。方猶夷間。俄聞有人作歌。其聲大如洪鐘。約略辨其辭曰。美哉東風乎。晴日烘烘。晴日烘烘乎。美哉東風。予心大異。意必島中之人醉而作蠻歌也。顧弗得見其人。引領四矚。乃始得之。距我所履之地。可五百碼。以外有一瓊台狀如佛像。蓮花之座。大則數倍。台之中心植奇樹數十本。色如黃金。樹無旁枝。但有直榦。榦之上端開一奇葩。狀若照乘之珠。其色。

亦黃此醉人者軀幹極偉衣黃羅之衣襟袖亦廣但不及予狀似武人挾一長矛露其鋒端於後衣之外面目有如獵鬼直不類人此時踞瓊台之上手足矯健競摘樹上所有之珠攫入腰囊囊飽且裂口中則復噏噏作聲歌其東風烘烘之辭以鳴得意予因念此奇樹之珠迨仙果歟不則彼人胡恣意採啖惜予遠不能及因而嘆惜收我眼光及於近處則所謂瓊台者固不止一處近予身傍本有一台儘可攀而登之於是乎登彷彿醉人之所爲採取一珠略試嘗之則芳甘沁齒飢渴立解心乃大喜詎知忽有驚天動地之事發於其時則此小島無端陸沈予初以爲眩耳而孰知此島復有彈性方一沈間旋復一躍樓台悉數坍墮而予身亦被彈至空中幸有廣袖得以乘風而行得免於難推原其故殆地震歟孰知其非此時蓋有極可怖之一大怪物映入我之眼簾此怪物者厥狀類人特人類必無如是之巨較之金剛佛

像。大。且。百。倍。我。方。乘。飛。行。機。過。其。前。就。我。目。光。所。及。者。惟。一。鼻。端。其。高。大。乃。
如。峻。嶺。而。兩。目。之。巨。則。七。石。缸。差。可。擬。也。假。令。予。非。人。類。予。必。不。能。識。其。爲。
人。時。予。心。中。以。爲。我。亦。人。耳。不。過。藐。乎。其。小。要。之。無。涉。於。彼。而。孰。知。此。巨。人。
者。見。我。么。渺。之。軀。目。爲。奇。貨。張。口。向。我。而。笑。其。口。之。巨。可。容。吾。輩。數。百。岸。然。
而。入。城。闈。無。若。是。之。高。曠。也。在。勢。吾。當。趨。避。然。此。巨。人。之。頭。上。實。有。奇。觀。至。
堪。駭。異。蓋。方。纔。小。島。間。之。樓。閣。瓊。台。今。悉。裝。置。於。此。巨。人。頭。上。而。巨。人。不。以。
爲。重。吾。觀。其。髮。粗。如。巨。纊。綰。成。一。髻。高。逾。百。丈。髮。縷。橫。盤。層。層。如。石。級。苟。拾。
而。登。爲。程。殆。可。百。里。然。吾。賴。有。飛。行。機。在。固。不。必。拾。級。而。登。瓊。台。中。之。奇。樹。
予。經。一。嘗。風。味。意。殊。戀。戀。乃。思。近。而。啖。之。則。不。圖。忽。有。一。物。壓。天。而。下。吾。身。
渺。如。一。粟。立。眩。而。踣。自。分。此。身。必。成。蠶。粉。乃。疾。聲。呼。救。而。應。之。者。曰。君。其。夢。
覺。也。耶。凝。眸。省。視。則。余。妻。方。以。手。撫。余。肩。予。身。乃。在。園。亭。中。湘。妃。榻。上。時。余。

嬌女狂笑而進以指拈一生物示其母曰兒以小扇撲得此小蝴蝶矣予始恍然失笑蓋所謂巨人者卽吾女也渠方扳折桃花插之髻上乃知吾身所歷之島實桃樹枝耳汪洋大海則花下之小池也名山巨川則階前之碎石茂林叢樹則階前之芳草人物則固蝶蟻耳碧琉璃地則桂花葉也因之大笑起視闌干之側蝶蛹尚在則知所謂羅衾者蓋蝶之蛹耳。

戲爲黃包車夫擬造四年度預算表冊

爲咨送事案查各省公報載開現奉 財政部咨催各省巡按使飭屬造送四年度預算表冊以憑支配國家歲出入款項等因奉此查本車夫同居本國未必無家相應將本車夫家用經費造具四年度預算表冊咨送 貴會希煩查照備案施行此咨

儉德會會長

予爲車夫。

計咨送四年度經常臨時歲出入預算表冊各一份

中華民國四年三月日

予爲車夫。謹將關於本車夫預算四年度經常出入兩費。遵照部頒格式。開具款項目節。陳列比較表外。造冊咨送。

鑒核須至冊者。

計開

一歲入經常門 共銀元一千零八十二元七角四分

第一款 正項收入共銀元四百四十八元七角五分

第一項 財政收入共銀元三百七十二元三角

(說明)前項收入係根據財政學原理以勞力而得收益之款。查本車。

夫。每。日。拉。黃。包。車。一。班。每。一。小。時。約。得。小。洋。二。角。或。銅。元。二十。枚。十。枚。
不。等。平。均。以。銅。元。十。七。枚。計。每。日。下。午。三。時。起。至。上。午。四。時。止。計。十二。
小。時。共。得。收。入。錢。二。千。零。四。十。文。七。折。合。銀。元。一。元。四。角。二。分。八。厘。除。
納。車。租。洋。四。角。外。每。日。得。收。入。洋。一。元。零。二。分。以。三。百。六。十五。日。計。算。
合。計。如。上。

第二項 內務收入共銀元七十六元四角四分

(說明)前項收入係由家庭中整理內務而得收益之款。查本車夫有黃臉婆一員，平日在家替人漿洗衣服，盡一日之力，能漿洗衣服十件，或二十件，不等。長衣每件三十文，小衫褲每件十六文，平均每日十五件，每件二十三文，得收入錢三百四十五文，七折合洋二角四分，一厘五毫。除肥皂石鹼麵糊開水成本外，約得純益收入二角二分，以一百。

八十二日計算歲入銀元四十元零零四分又出門縫窮補襪除針線成本外每日約得洋二角以一百八十二日計算歲入銀元三十六元四角兩共合計如上本項因除陰歷元旦休息一日故全年只作三百六十四日理合登明。

第二款 雜項收入共銀元六百三十四元

第一項 副業收入共銀元八十三元

(說明)前項係於拉車專業外之收益故稱副業查本車夫每於交班後黎明即起率領黃臉婆與本車夫合力製造產出之小把戲兩名分赴各處馬路及弄堂內收拾香烟蒂頭平均每日約得一磅售與浦東及寶山路滑頭烟廠可得洋二角年計收入如上

第二項 官息收入共銀元五百五一元

(說明)查本車夫三年度預算。出入相抵得賸餘洋八十五元五角六分五厘。因年度尙未終了。碍難決算。曾以預算表出示同行糾集一會。計洋一元。購買新華儲蓄票一條。陽歷四月十五開彩。應得一萬元。除票行九五扣外。即日存入銀行。自四年四月十六起息。至民國五年六月末日應得四厘存息如上。

一歲出經常門共銀元一千零八十一元七角四分。

第一款 實業費共銀元二百十九元一角七分五厘。

第一項 戒烟費共銀圓五十四元。

(說明)本車夫素有烟癮。以鴉片價昂。改服戒烟丸。每日吞服六次。每次一角。經家屬會議決定於四年七月一日起逐漸減少。預算三個月戒絕。合計如上。

第二項 香烟費共銀元三十六元

(說明)本車夫向來每日吸食紙捲烟約十二支預算戒絕鴉片以後嗜好必增一倍連火柴并計如上

第三項 膳食費共銀元一百十二元一角七分五厘

(說明)家中男女大小共計四口本車夫食量兼人但以小把戲胃口有限故得平均仍作四人計算包飯三客每月大洋九元逢禮拜日添買醬肉五塊本車夫例吃兩塊合計如上

第四項 住宿費共銀元十八元

(說明)本車夫寄住武帝行宮月輸租賃費大洋五角有時寄宿於胡家宅或花烟間每次出寄宿費一元年約十二次合計如上

第一款 預備費共銀元八百六十三元五角六分五厘

第一項 第一。預備費。共銀元三百十二元五角六分五厘。

(說明)前項以財政內務副業三項固定收入。共銀元五百三十元七角四分。除前列一二三四各項必要支出外。故得設第一預備費如上。

第二項 第二。預備費。共銀元五百五十一元。

(說明)因歲入經常門第二款第二項。未必可恃。故以全數列作第二預備費。謹聲明。

備考。

查預算法規定。以收支適合爲原則。故將所有剩餘全數。列作預備費。專爲推廣營業。購置車輛之預備。無論如何。不得移作他用。已飭家屬。一體遵照。即使收入門之第二款第二項。歸於無着。則支出門之第二款第一項。亦卽毋庸提存。預算年度終了。辦理決算。無論如何。必得留存大洋三

百元左右。合併聲明。

附表

予爲車夫辦理民國四年度歲出入經常費預算表

歲入經常門

予爲車夫辦理民國四年度歲出入經常費預算表

科 目	歲入經常門		
	四年度預算數	三年度預算數	比 增 減 較 說
第一 款正預收入	四四八·七四〇	四四八·七四〇	
第一項 財政收入	三七二·三〇〇	三七二·三〇〇	
第二項 內務收入	七六·四四〇	七六·四四〇	
第二款 雜項收入	六三四·〇〇〇	無	六三四·〇〇〇
第一項 副業收入	八三·〇〦〇	無	八三·〇〦〇
第二項 官息收入	五五一·〇〦〇	無	五五一·〇〦〇
合	一〇八二·七四〇	四四八·七四〇	六三四·〇〦〇
			上年未列此項預算故增
			詳見正冊
			明
			同上
			同上
			同上

歲出經常費

科

目 四年度預算數

三年度預算數

比
增減
說

明

第一款 實業費	二一九・一七五	三六四・一七五	一四五・〇〇〇	詳見正冊
第二項 戒烟費	五四・〇〇〇	二二六・〇〇〇	一四五・〇〇〇	上年日吸鴉片六角故減
第三項 膳食費	三六・〇〇〇	一八・〇〇〇	一八・〇〇〇	本年戒吸鴉片以心理上之必要故增

第四項 住宿費	一一二・一七五	一一二・一七五	一一二・一七五	
第五項 預備費	一八・〇〇〇	一八・〇〇〇	一八・〇〇〇	

第一項 第一預備費	八六三・五六五	無	八六三・五六五	上年未設預備故增
第二項 第二預備費	五五一・〇〇〇	無	五五一・〇〇〇	同上
合計	一〇八一・七四〇	三六四・一七五	七六三・五六五	

備考

三年度預算不設預備。收支兩抵計得餘剩洋八十二元五角六分五厘。四年度如亦不設預備。得剩餘洋八百六十三元五角六分五厘。如將收入第二款第二項支出第一款第一二項一併刪去。亦得剩餘洋三百十一元五角六分五厘。實爲穩固。合併聲明。

按社會經濟困難。至於車夫極矣。乃以勤務收入歲計預算尙得實在盈餘三百餘元。而其自奉亦非不豐。較之國家預算。左支右絀。量出爲入者。其苦樂爲何如。興念及此。爲之擱筆浩嘆。然使人。人勤務而能如此。車夫者。則吾國之富。要亦不難。翹足而俟也。天虛我生識。

戲擬財神娘娘聲明書

此次儲蓄票開彩。得頭獎者。均爲上海女士。以致人言藉藉。僉以予夫有所阿好爲疑。甚且有謂予夫實受廣化仙姑及湘綺老人等運動所致。此蓋不知內容之甚者也。故爲諸君一陳述之。儲蓄票開彩之前三日。適北京考試知事。在例凡屬考試。應由魁星監臨。以定棄取。乃是科舉廢後。魁星已經罷職。且因魁星形狀不雅。未免形容過甚。（魁星看見金錠。則眼光突出。提起筆來。則腳筋吊起。故其形狀。絕似考試知事。）爰奉上帝勅旨。特派文財神。

以代其職。文財神卽予夫也。蓋因予夫冠裳楚楚。相貌堂堂。足爲知事者之表率。而其能否考取。尤當視其將來之財運如何。故與予夫實有密切之關係。予夫旣奉此差。卽無餘暇兼顧儲蓄票開彩之事。用以委託鄙人。代爲酌定。鄙人雖伏久矣。深怪世人只知趨奉文武財神。而不知財神娘娘。實操全權。各種神廟必有後殿。以供娘娘。而獨財神殿無之。故鄙人必當一出風頭。將使普天下人。自今伊始。亦知財神娘娘之靈。而認鄙人爲破天荒之女財神也。至所以必獎上海女士者。則因上海妓院中。每燒路頭。予夫懷於內訓。例不敢往。故皆鄙人爲之代表。飽聽笙歌。且饗酒肉。且趨奉財神者。實以上海女界爲最。故鄙人早有心願。必當有以獎之。但此次不獎妓院。而獎人家。人者。則又別有原因。蓋自救國儲金發起以來。一般女界。居然振袂而起。但爲數有限。不足爲女界生色。故以此次獎金盡歸女界。望其捐入中國銀行。

以厚儲金之力而增女界之光。若使妓女得此，則必窮奢極慾，以修衣飾，徒以黃金擲之虛牝，要非民窮財盡之國所當有者。本此理由，自謂冥冥之權，實本至公。然於予夫無與也。用特聲明，世有欲得第二次頭等獎者，但依鄙人三件事可矣。

一於財神殿添塑財神娘娘。二燒路頭必供女財神。三得獎者宜悉數捐助救國儲金。

鈍根按天虛我生客靖江，以此作示予，適與予先刊之作同爲財神太太立言篇中勸助儲金意，又復不謀而合。可見救國之機，盡人在念，又安知此文出版之日，諸女士不已將頤彩獎銀大半移助救國儲金耶？是則予與天虛我生爲多言，而諸女士之急公好義，益令人感佩至於無地也。

戲擬河塗縣判決竊賊案

事實

據管德牢於某年月日訴稱昨夜一更時分。陡聞屋後有挖壁撬門之聲。知爲宵小。即起偵探。由前門兜轉後門。當場拿獲竊賊一名。即擬扭送警察詎被反抗毆傷。請照竊盜傷害兩罪律辦等語。同日據詹伯進訴稱民人向從後巷以達前巷中間。並無阻隔。自管姓起造房屋以來。遂致阻礙交通。昨夜因有要事。不及繞道。爰叩管宅後門。暫時借路。通過詎被指爲竊賊。痛加毆辱。欲取民人死命。不得不爲正當防衛。以致拒傷。並非有意等情。當經傳集兩造訊各與訴相符。惟理由各執。爰據事實爲之判決。

理由

查管姓房屋適占前後巷之中心。當起造時。並未報明警署。得其許可。亦未稟請給示懸門。禁止出入。是詹伯進意欲循舊通行叩門借路。自屬正當行

爲何得指爲竊賊抑且詹伯進並未侵入其宅第尤無罪證可言管德牢因壅塞陸路致詹伯進有往來之危險實犯妨害交通之罪照新刑律二百十條之規定應科四等有期徒刑又以竊盜起訴意圖詹伯進受刑事處分是誣告罪亦已成立照第一百八十條應科以二等有期徒刑又指摘事實公然侮辱詹伯進爲竊賊實犯妨害名譽之罪照第三百六十條應科以五等有期徒刑三罪俱發合依第二十三條第三款之規定於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其中最長之刑期以上併科如主文至詹伯進毆傷管德牢之所爲係因不正之侵害而爲防衛應照第十五條之規定不爲罪

主文

管德牢應處四等有期徒刑二年十一個月又二等有期徒刑九年十一個月又五等有期徒刑十一個月零二十九天三罪併科合處徒刑十三年零

十個月二十八天。被告詹伯進宣告無罪。

按法律不良。詭異百出。執法者左右其辭。出入顛倒。正可以有罪爲無罪。以無罪爲有罪。雖諧著。要不妨作如是觀也。悲夫。

擬訂倡妓隨從制服規則

竊讀江蘇省公報第五百二十五期內載內務部奉 大總統命令。制定隨從人等應用制服規則及圖式。合中東滿漢古今文武之章服而求備於一身。誠美觀哉。惟滬上所有各妓隨從。是否適用甲種制服。未有明文規定。似一疑問。但依法律文例解釋。其第二條第二項云。前項帽章。凡非官吏之隨從。不得綴用。又第四條內開。乙種衣限於軍警。及兼軍警各高級官吏之隨從。適用之等語。則凡非官吏非軍警之隨從。皆得適用甲種制服。但不綴用帽章而已。倡妓隨從自應視同一律。要可斷言。惟如非官吏之隨從。有時從。

其主人或以個人資格身入妓院之際。其服式均與倡妓隨從無所區別。似亦於大部所謂別等威明貴賤使之不相踰越之旨。不無大背爰訂倡妓隨從制服規則。及其圖式。擬請將軍巡按使咨陳內務部轉呈。大總統鑒核施行。

計開

倡妓隨從制服規則

第一條 烏師相帮人等。應依本規則着用制服。但不着制服時須戴制帽。前項隨從人等。於行禮時不得脫帽。(相見禮當行縮頭禮)

第二條 帽式如第一圖。色綠質用本國毛絨。夏用羽毛。

第三條 帽章用淡菜式。橡皮質。中心塗白。凹縫塗紅。上端綴以黑毛。

前項帽章凡非倡妓之本家。不得綴用。

第四條 衣分二種。

(甲種)如第二圖。(乙種)如第三圖。同時並用。非倡妓之隨從。出於本人志願。或不得已時。雖官吏亦適用之。

第五條 腰帶色黃。帶扣作纈式。如第四圖。

第六條 雨衣並帽式。與第一二三圖同。質用烏金紙。髹以退光黑漆。

第七條 本規則以嫖客認可之日施行。圖之說明如左

第一圖說明 帽式略。與部定隨從制服第一圖同。但改五瓣爲七瓣。以取亡八之義。帽頂微凸。前後緣加以頭尾右左生足。凡四以象龜形。帽章綴於龜頭之上。

第二圖說明 甲種衣式。略與部定隨從制服第二圖同。色用墨灰。質用鷄皮湖繡。夏用繡紗。不用綠絣。

第三圖說明 乙種衣式。略與部定隨從制服第六圖雨衣式同。但不用披肩成長背心形。前面色白綴紫色辮縱橫如非字形。背面色黑綴金辮作六小角塊成網形。以硬質爲之。

第四圖說明 腰帶式略與部定隨從制服第三圖同。色黃。以稻草爲之。帶扣作十字纈形。紐長五寸許。蠶向外。（各圖均見第五百二十五號

江蘇公報故不贅）

代朱淑真控白香詞譜狀

爲妨害名譽。提起訴訟事。竊查舒夢蘭所輯白香詞譜。內有生查子一闋云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濕春衫袖。署爲淑真所作。遂令天下後世。輒以幽棲易安。相提並論。詆爲有文無行。然易安再適張氏。具載胡仔苕溪漁隱詞話。及趙

彥衛雲麓漫鈔李心傳中其事固無可諱。淑眞雖所偶非倫。弗遂素志。但只自傷薄命。未嘗稍有異志。故號幽棲居士。所著斷腸集十卷。旋亦散佚。雅不欲以流傳於世。毛晉汲古閣跋言之甚詳。晉跋稱淑眞詞僅見兩闋於草堂集。又見一闋於十大曲中。後得洪武間鈔本。乃與漱玉詞並刊。然至二十七闋。非原本也。因楊升庵詞品中載有月上柳梢頭一闋。指爲淑眞所作。晉跋遂復稱爲白璧微瑕。然此月上柳梢頭之詞實係歐陽修所作。原詞具載廬陵集第一百三十一卷中。而毛晉刻汲古閣宋名家詞六十種六一此詞亦在其列。是皆斑斑可考。詎得誣爲淑眞手筆。查楊升庵乃楊朱後人。因先叔朱文公(按斷腸詞紀略淑眞爲文公姪女)註四子書時嘗斥楊朱爲異端。故挾世仇以誣淑眞初無足怪。特怪毛晉既刻淑眞之詞行世。復刻六一之詞於宋名家集中。一詞兩見。何以絕不一察。淑眞之斷腸集雖已失傳。然

歐陽修之廬陵集固在乃不一檢輒沿升庵詞品加以重譏竟於跋中證實爲白玉微瑕毋亦魯莽之甚然毛晉乃毛延壽後人顛倒是非已成千古遺傳之性不足深責惟舒某既訂詞譜用以傳世訟可不加考訂貿然盲從致令千古沈冤迄難一白敗人名節莫此爲甚九原之下寧不益復斷腸茲值民國法律改良此等妨害名譽之罪旣已著有專條爲此提起訴訟請求照律處分治以相當之罪並勒令登報更正實爲德便

中国图书馆文库

一三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9 0130B



上图转库

中華民國十年六月再版

栩園游戲文集

一冊

定價二元四角

著作者天虛我生

校刊者周拜花

著權作
所 有

出版者栩園編譯社

印刷者中華圖書館

發行所外埠各大書莊

三